校园小说

中国第一部行政执法小说

执法检查

[illegible]

腐败——城管——执法——权力寻租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1)
- 第2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2)
- 第3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3)
- 第4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4)
- 第5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5)
- 第6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1)
- 第7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2)
- 第9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4)
- 第10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5)
- 第11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1)
- 第12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2)
- 第13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3)
- 第14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4)
- 第15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5)
- 第16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1)
- 第17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2)
- 第18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3)
- 第19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4)
- 第20节：5 我不能打她(1)
- 第21节：5 我不能打她(2)
- 第22节：5 我不能打她(3)
- 第23节：5 我不能打她(4)
- 第24节：5 我不能打她(5)
- 第25节：5 我不能打她(6)
- 第26节：6 有人逼你告状？(1)
- 第27节：6 有人逼你告状？(2)
- 第28节：6 有人逼你告状？(3)
- 第29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1)
- 第30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2)
- 第31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3)

- 第32节： 7 送礼的接踵而至(4)
- 第33节： 7 送礼的接踵而至(5)
- 第34节： 7 送礼的接踵而至(6)
- 第35节： 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1)
- 第36节： 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2)
- 第37节： 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3)
- 第38节： 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4)
- 第39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1)
- 第40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2)
- 第41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3)
- 第42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4)
- 第43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5)
- 第44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6)
- 第45节： 9 爱情和婚外情(7)
- 第46节： 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1)
- 第47节： 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2)
- 第48节： 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3)
- 第49节： 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4)
- 第50节： 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1)
- 第51节： 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2)
- 第52节： 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3)
- 第53节： 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4)
- 第54节： 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5)
- 第55节： 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6)

第1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1)

1 最后一次机会

甘凤麟垂首站着，脸上着火一样，瞄一眼寇主任，寇主任脸色铁青，再看身旁同样站着的崔月浦，汗从脸上滴下来，脸色苍白。

“最后一次机会，栗克良这件事再处理不好，我就处理你们。”寇主任已经训了他俩半个小时，眼里全是怒气。

甘凤麟不敢说话，用眼角瞟着崔月浦。老崔更是低了头，一言不发。

“市场上的假货，一定要打击。这件事办不好，我也饶不了你们。滚。”寇主任完全失了风度。

综合执法科科长崔月浦正巴不得听到这一句，马上带头往外走。副科长甘凤麟脚步迟疑了一下。

“甘凤麟，你等一下。”寇主任坐下，看一眼自己的手掌，手掌刚才拍在桌子上，有点儿疼。

甘凤麟退回来，隔桌站在寇主任对面，眼里满是愧疚。

通宜市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寇连喜，此时坐在自己宽大的椅子上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良久，叹一口气，说，去吧。

甘凤麟脸上更红，他这人，脸皮薄，让人骂了，比让人打了还难受。何况是因为自己不争气。心里的火就全映到脸上来了。

“凤麟，又有个举报的。”刚进办公室，老崔迎上来，对案子，他不内行。不等甘凤麟回答，又提出了问题：“寇主任刚才对你说什么了？咱们的事？”

“什么也没说，就叹了口气。”甘凤麟心里堵，看着老崔狐疑的眼光，更烦。

不管心里多憋闷，甘凤麟还是坐下来，耐心地听情况。

举报电话是花如玉接的。她一五一十地向甘凤麟转述。

有一车假酒，今天下午到通宜批发市场。举报人提供了送货车辆的车型颜色车牌号，花如玉问对方的电话，人家说不想留电话，就挂断了。

花如玉把记录的情况给甘凤麟看。甘凤麟让她补充一些具体情况。

来电话的是个男人，声音很陌生，似乎不是市场里的人，口音也不是本地的，来电也没有显示号码。

这些都好办，找个人打电话，用一个隐藏号码的机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关键是，这次举报不知是真是假。

“这里是通宜市——市场管理办公室——综合执法科——稽查队吗？”花如玉学着来电人的语气。这人把单位名字说得这么详细，好像是个对本单位不熟悉的人，熟悉的人一般直接问，这是稽查队吗？

从这些情况，看不出来举报是真是假。已经好几次了，稽查队接了电话，守候半天，甚至是一夜，一无所获。

“这种举报，空穴来风，咱们完全可以不去。”崔月浦心里正不痛快，工作没动力。

“不去，就是不作为。何况，咱们干着这份工作，明知违法事件有可能发生，不制止，心里难安啊。”甘凤麟不同意崔月浦的意见。崔月浦没有再坚持。

第2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2)

下午三点半多，市场西边第二个门，花如玉发现了目标，市场外面的马路上，人车拥挤，目标行走缓慢。

一分钟后，守在另一个门口的甘凤麟赶到了，目标已经开出去几百米，甘凤麟骑摩托车追上去，命令货车停下，后边的执法队员也都到了。

车上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司机，一个押车的。见七个大男人围上来，吓得脸都变了色。

车上的货物的确是酒。甘凤麟让押车的过来，当场搬下一箱酒来，打开。

是一箱五粮液。甘凤麟拿出一瓶，仔细观察，透明的包装盒上有明显的划痕，用手指敲了几下，声音脆性大，轻轻地把瓶子倒过来，酒水中有一些明显的杂质，不用再看别的，就凭这些，就能定性是假酒了。五粮液这种酒，真品没有明显的杂质。真酒的盒子，敲击声音柔和浑厚。有明显划痕，说明制作假酒用的是回收包装。

又检查茅台，一箱六瓶酒，五个批号，只凭这一条，就是假酒，真酒同一箱中不会超过两个批号。包装盒粗糙，瓶口漏酒，丝带质地稀松，颜色晦暗，标签字迹模糊，红色部分偏黄。甘凤麟一边看一边给他的队员讲解，识假技术是队员要掌握的基本知识，甘凤麟心胸豁达，从不吝啬。

两个送货人知道碰上内行，瞒不过，竹筒倒豆子，坦白不讳：他们是隔壁那个省临河县的，车上有三十箱假酒，货是送往通宜西边的富城市的，有发票为证。在通宜没有销售，只是路过。

做过现场笔录，把人和货带到单位，做了详细的询问笔录。甘凤麟难住了。

案子已经报到了主任那里，这样的大案子一定要报上去的。

可是不好立案。

人家是过路车，虽然是运送假货的，但没有在这里生产，也没有在这里销售，要处理这样的事件，无法可依。轻易放过，又心有不甘。

“移交给公安吧，也许他们有相关的法律。”甘凤麟无奈。

抓个大案不容易，拱手让人，崔月浦坚决不同意。外地人好欺负，又有车扣在这里，崔月浦力主：“让他们回去一个人，拿钱。刚才他们不是也说了吗，愿意交罚款，只要能放他们走。他们害怕了，这就好办了，让他们交钱，咱就放车。”

甘凤麟想了想，也许可行，没有说话。

两个队员去和临河人谈罚款。临河人说，他们身上只有三千，如果处罚多了，需要回去拿。

崔月浦和甘凤麟商量，需要大家研究一下。全科会议上，大家都觉得，有车在这里，价值也有几万，那两个人应该舍不得。

两个临河人又要求，让他们一块儿回去，反正路不远，他们明天早上就回来了。

“一块儿去也好。咱们没有拘留权，免得被他们告非法拘禁。”甘凤麟认为，扣留人质，还要看守，万一出了事，死亡逃走，都要担责任。

第3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3)

崔月浦点点头，觉得有道理。他对法律不太懂，只知道他们两个刚出过了事，肩膀柔弱，担不起什么了。

货车也要放个稳妥的地方。甘凤麟又提出了问题。

“车就放在咱单位院里。咱总不能出去租车库吧？咱也没法报销租金啊。再说了，这样的事，一般人都不愿意把仓库租给咱啊，万一出点事儿呢？而且，要是这两个人好多天不回来，这笔费用可也不少呢，谁给出啊？还有，咱的人也开不了这个车呀。封好了，我看没事。不就是一晚上吗？过去不都是在这里放着的？你也太小心了。”崔月浦摆出了一大堆困难，甘凤麟想想，确实是事实。

天早就黑了，崔月浦岔开话题，说饿了。甘凤麟知道，崔月浦一向自负，不太听得进别人的意见。况且，崔月浦是正科长，只好不再多说。

大家都饿了，崔月浦给寇主任打个电话，希望能带大家去吃水饺。寇主任知道大家辛苦，又抓到了大案子，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要了几瓶啤酒，大家筷子如飞，不等第二盘菜上桌，一盘爆肚很快见了底，崔月浦牢骚起来。

执法办案，经常错过饭时。回家吃，来不及，在外面吃又贵。单位一不给报销，二没补助，别的科室还总是眼红，说执法科是肥差。崔月浦抚了一下头发，指着脑袋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这头发，早都白了，这全是染的。有时候，真盼着，快点退休算了。我都五十九了，还在这里担惊受怕，吃苦受累。”

市场办这几年的日子不好过了。

当初，成立通宜批发市场的时候，有一半企业是国营的，其余是其它经济形式，这二十多家国营单位，都是市场办的下属企业。那时候，通宜批发市场是全国有名的批发市场，企业效益都很好，市场办收企业的管理费，又有财政拨款，是全市最好的单位。

这两年，假货充斥，通宜批发市场成交量萎缩。很多企业都不景气，国营的衰败尤甚，破产的破产，改制的改制，已经所剩无几。勉强支撑的那几个，大多也是靠出租经营场地生存。奇怪的是，国营企业经营，连职工的工资也保证不了，租给个体户，人家交了租金，还有利润。

二十几个国营企业，职工们各自为政，变身为近千个个体工商户。管理费已经寥寥无几。市场办的资金来源，除了财政拨款，主要依靠执法科的罚款，花起钱来，小气得很。

谈起现状，讲起历史，崔月浦话多了，似乎在摆自己的老资格。

“哪怕每人一个月给几十块钱的补助也好啊。是吧，崔队？”队员展飞试探着崔月浦的口气。

“那怎么可能呢？市场办不是只有咱们一个科，你在外面受累没人看到，你要是多拿一分钱，他们能把你吃了。”甘凤麟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都点着头不再说话，只把饺子快速往嘴里送着。

第4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4)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电话铃就响了起来。甘凤麟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知道一定是出事了。

果不其然，单位出事了。

快速穿上衣服，甘凤麟把一支火腿拿出来，放在小桌子上，给儿子小宝当早餐，忙着往单位赶去。

市场办的大门洞开着，门锁已经被剪断，几个公安人员在忙碌着，货车已经被开走了。

门卫的老头正在做着第N遍陈述，大概每来一个人他都要讲述一遍：“半夜里，也不知道几点，我正睡着觉呢，进来几个大小伙子，把我摁在床上，说，别动，我们不想伤害你，只要你不动不说话，没你的事，我们是临河的，就是来拉这车酒。没你的事。我们拉完就走。我吓坏了，看着他们把电话线也铰断了，又把我捆起来，嘴上粘上胶布，然后他们就开车跑了。我这身上到现在还让他们摁得疼呢。天亮了，财务科胡科长今天晚上值班，他起得早，出去锻炼，才发现大门上的锁被铰了，来喊我，才看到我在这里绑着呢。这才报的警。报也晚了，人家早到家了。”

甘凤麟一拍大腿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

稽查队的人陆续到来，除了叹息，补救无策。寇主任也只有埋怨一番，告诫他们前事不忘，务为后事之师。

“租仓库不是怕花钱吗。”崔月浦说。

“租仓库花钱多呀，还是罚款多？你会不会算账？”寇主任正在气头上。

谁也不敢再说什么，灰溜溜退了出来。

“听说你们昨天抓住那辆车了，我能拿到举报奖励吗？”昨天举报的人把电话打了过来。

“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，等结案了，我们再通知您吧。”花如玉知道现在还不能把这个案子的情况说出去，但是，奖励是肯定没有的了。按规定，奖金要按比例从罚款中提取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“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帮助。”

“像这种事，以后就不要去做。什么举报，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，安的什么心？没有实名举报，咱就不受理。省得最后弄出这些乱子来。”崔月浦冲着花如玉嚷。

崔月浦把错误的原因推卸到花如玉身上。花如玉脸上变了颜色，她最讨厌不敢担当的人。

“这话可就不对了。”花如玉正欲辩解，有人替她说话了，“咱们是干什么的呀？打假是咱们的工作，有人举报了，凭什么不去？没那个道理。这是咱们的职责，不能对不起自己领的那份工资。”

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穿着高档，态度高傲，只有个子不高。她叫赵玉琴。

崔月浦的气焰马上消失，换上笑脸：“玉琴啊，这么早就来上班了？”面对赵玉琴的伶牙俐齿，崔月浦自动败下阵来。

“这种事，以后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幸好没出人命，否则，你会自责一辈子。”赵玉琴言犹未尽。

第5节：1 最后一次机会(5)

“这种案子，过境的假货，没有出售的事实，不算商品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，跑了更好。”崔月浦给自己找台阶。

“这话就更没道理了。没有依据，当初就不该扣押。现在跑了，就是自己的失职，怎么能说是跑了倒好呢？再说了，哪能这样把假货放在院子里，也没有人看守？像这样，不出事是万幸，出事倒是很正常了。你不是给人家制造了机会吗？”赵玉琴不依不饶。

“以后，要吸取教训。”甘凤麟表情郑重。

崔月浦看一眼甘凤麟，怨他向着赵玉琴说话，甘凤麟没有回应他的眼神。

“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时收下他们三千块钱呢。”崔月浦悔不当初。

“你们应该庆幸。半年前，通南县有个单位，也是抓住了一个外地人。晚上，人家来了二十多个小伙子，把看守的四个人打伤了，其中一个重伤，到现在，伤者还在医院，案子也没结。公安去了几次，根本就找不到犯罪嫌疑人。人家那里，地方保护，你想到人家那里执法，门儿也没有。”赵玉琴说得头头是道，没有人再反驳她。

“咱们这个案子怎么办？”花如玉有点儿愁，眉头皱着。

“这事不能完。公安已经立案了。正和临河的公安联系，共同抓捕那几个人。”崔月浦长出口气，把身子坐正。

“这样的案子，我看，还是不要再追了。这么小的案子，追也是白花钱。我这话先说下放在这里，不信你们就看着。”赵玉琴大声说，仿佛她自己就是诸葛亮一样，前知几百年后知几百年。

第6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1)

2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

“昨天只顾了忙案子的事，今天把咱们自己的事办一办吧。”甘凤麟跟着崔月浦进了科长办公室。

综合执法科有两间办公室，一间大屋，一间小屋，崔月浦自己占小间，其余的人都在大间。

“我也着急。”在崔月浦眼里，私事比公事重。

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纪委臧副书记是个“吃礼儿”的人，有钱有物就好办事。这样的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要东西的人。

送礼，崔月浦最在行。两个人提着东西，给经营户栗克良打了电话，要了臧副书记的地址，诚恳登门。

臧副书记瘦瘦的，气色不太好，面皮青白，两只眼睛亮亮的，看得人心里直发毛。态度很和蔼，话不多，坐在沙发里，听着他们说，眼睛晶亮地看着他们。

崔月浦紧张，一时变成结巴，反复地认错检讨。

直到两位来客搜罗不出语句，只剩下紧张，臧副书记端起杯子，吹吹茶叶沫，抿了一小口：“行。过去的事，好好反思，吸取教训，坏事会变好事。以后，好好工作，不许再犯。不要忘了教训，也不能让教训压得抬不起头来。”

领导吐了口，二人如同听到无罪释放判决，一齐说：“谢谢书记，我们记住了。”

从臧副书记家出来，两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，不怪这个老头能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他的眼睛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说话的时候，他不说话，就那么看着你，看到你心里，让你觉得什么都瞒不住他。

“这个老家伙，太厉害了，我就差给他下跪了，我的天哪，弄我一身汗。你呢？小甘。”崔月浦擦了擦额头，着了凉风，生怕感冒了。

甘凤麟也非常紧张，好在他这几年在市场上和经营户打交道多了，练得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是手心也湿了。

“看来，管理市场很难啊。经营户背后，关系复杂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大祸临头。”甘凤麟感叹着。

“是啊，就一个栗克良，谁会想到，这千丝万缕的关系。”崔月浦后怕，“这也给咱们提了醒，日后，要多了解经销商的背景，看人行事，不会错的。”

两个人相随着进了机关，已经快三点了，迟到了。

“摆平了吧？我说没事呢。”赵玉琴一见甘凤麟就笑，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，“栗克良都不再追究了，臧书记只是为了他的面子，当领导的，都这样，尊严重要。他跟寇主任说过的事，总要有个交代。再者，你们送的礼，也够厚了吧？”

“赵姐料事如神，服了。”甘凤麟端起杯子喝水，“不愧是县长夫人。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我要是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，早当县长了，说不定比你家老柴还能干，早当上市长了。”

“嗯，你要是娶到我这样的老婆，早把你管好了。”赵玉琴不生气，喜欢甘凤麟这样开玩笑。“只是你们两个去的？展飞没去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甘凤麟擦擦嘴边的水珠。展飞只是个临时工，责任应该由科长们负。

无暇多说，崔月浦和甘凤麟要去向寇主任汇报。

“这事办得不错。臧书记能放你们一马，办里也不再追究了。你们好自为之。”寇主任脸上有了笑。

昨天，臧副书记还严厉地对寇主任说：“像这样的执法队伍中的败类，应该开除，最少也要记大过。”

寇主任小声回答：“我们会依法处理的。”言外之意，要秉公处理，不能以势压人。

臧副书记沉了脸：“什么叫依法？对这些人，狠一些就是对人民负责。你当的是人民的官，要对人民负责。你管不了，抽空，我跟市长

说说。市长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，他一定不会姑息养奸。”

寇主任窝了一肚子火。臧副书记在本市姻亲干亲盟亲众多，是通宜市的地头蛇，惹不起。

这些细节，寇主任不愿对两个下属讲，只吩咐他们一定要注意市场上的假货，市里要求下大力度整顿市场秩序。

第7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2)

卸掉了肩上压了几个月的包袱，两人很高兴。没想到，乐极生悲，崔月浦晚上参加喜宴，酒喝得多了点，中风了，甘凤麟和同事们去医院看他时，已经脱离了危险，落了个半身不遂，说话不清。

科长歇了病假，科里要有人主持工作，主管领导于副主任给全科开会。

“经主任办公会研究，科里工作暂时由凤麟同志负责。队长也由凤麟同志担任。玉琴还在工作队，那项工作很重要，离不开她，办里要调她回来，我没同意。工作队不忙的时候，玉琴多支持凤麟一下，你经验丰富，凤麟对你也很尊重。”于副主任办事一向圆滑，照顾到各方的情绪。

赵玉琴用笔在记录本上画了个圆，每次于副主任开会，她都要记录，她知道，于副主任喜欢。她是综合执法科的副科长。三个月前，于副主任任基层工作队长，把她抽去任副队长。几个上访职工的事，现在，已经风平浪静，她成了自由人，高兴了就来上班，不来，也没人干涉。

“赵姐。咱俩又在一起过日子了。”于副主任的脚刚迈出科室门口，甘凤麟就和赵玉琴贫，“你可得多帮着兄弟啊。”

“和你一起过日子？真恶心。”赵玉琴笑，啐一口。

于副主任叮嘱甘凤麟，一定要把打假工作做好。甘凤麟与赵玉琴研究。

赵玉琴假意推辞：“要你负责，你就拿主意啊。不管你。”嘴上冷，心里温暖着。她热爱工作，最近闲得很失落。

“你那边也没什么事，回来和我一起过日子，别说得这么疏远。”甘凤麟有好话也不会好说，嘴贫。

赵玉琴理解话里的意思，甘凤麟的大度，让她后悔，自己过去是不是做得过分了。“哎，别打哈哈儿了，我说，有人给我提供了线

索……”她凑近甘凤麟耳朵，大家都把耳朵竖了起来，却只字未闻。

“走！”甘凤麟一声令下，率队直奔市场后面的仓库区。

赵玉琴心里一转，难道自己成了甘凤麟的手下吗？此事，要有个说法。现在，案子重要，先把工作做好，再分高下。

仓库区不远，丛惠书的仓库，大家早认识。门锁着，不像赵玉琴说的正在卸假烟。倒是旁边的化妆品仓库，正在卸货，门庭热闹。

“进去看看。”甘凤麟率先下了车，赵玉琴紧随其后，她也想到了，这里面一定有“猫腻”。

“我们是市场管理办公室综合执法大队的。”朱读亮出了执法证，他是招聘的新队员，执法证刚给他办下来，心气正高，到哪里都第一个亮证。榜样一带动，其他三个新队员，争相把证件亮出来。

赵玉琴笑看甘凤麟，队伍带得不错。

“咱不能吃这个亏。”甘凤麟解释一句。行政执法，程序出了差错，就很可能输了官司。就为一个未出示证件，处理得再公平公正公开的案子，也经不住被处罚者的告诉。

第9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4)

甘凤麟在里面半真半假地打着电话，外面的人就仔细地听着。一边有人不断地向老板汇报。

赵玉琴一直在冲着门外做思想工作。

“老板来了。”半个小时后，老板终于出现了。

“滚一边儿去，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啊？快把门打开。”老板喝斥着，开了门，连声道歉。“对不起了，几位，孩子们不懂事，你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来来来，咱们到外面坐吧。这里这么挤。也不是办公的地方。到我办公室吧。”

“不用了。咱们先在这里把这些货物清点一下，做个笔录。然后，有什么事再说。”赵玉琴说。

甘凤麟带着人开始清点，同时让老板看好了，该做标记的做上标记。

甘凤麟和赵玉琴对了一下眼神，心里都挺高兴，关键时候，还是他们配合默契。

“谁敢动我家的东西。我砍了他。”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挥舞着一把刀，闯了进来，几个卸货的伙计拼命拉住。

“谁让你来的？快回去。”老板装模作样，站起来，大声责骂。

“谁也别拦着我，要动我们家的东西，门儿也没有。”好几个人居然没有拦住一个人，眼看就进到仓库里来了，离甘凤麟不过几步距离，才被人死命地抱住。

甘凤麟面无惧色，赵玉琴暗自佩服，她也毫无惧色。两个人本来是站着的，这下倒都稳稳地坐下了。三个队员本来不由地往后退了退，见了甘凤麟和赵玉琴的表现，都把胸膛挺了起来。

老板也在观察着他们，见他们摆出这样的姿势，倒是不好再表演下去了，这一招明显是失败了。

“不用拦他了，你们放开他。”甘凤麟今天有意露一手。

“快把他弄走。”老板骂起人来。“对不起，甘队，这是我一个侄子，在这里帮我看仓库，有点儿浑，又喝了点儿酒，您别和他一般见识啊。”

“没事，你叫他过来吧。你也不用怕。这要是在平时啊，他这样做，就是暴力抗法，可是我们今天不说那个，你叫他过来吧。”甘凤麟冲那几个人一挥手。

拦的人都是好事的，见甘凤麟居然这样，也就愿意看看好戏，全放了手。这倒难住了持刀的，不冲过来吧，自己掉了价，冲过来吧，不知道甘凤麟有多大的本事，就算是甘凤麟什么本事也没有，要是自己真把甘凤麟给砍了，不也是犯了罪？亏他脑子也快：“大哥真是好汉，小弟佩服。咱们不打不相识。以后，您这个哥哥我认定了。”

“以后啊，别干这傻事了。你说，你要是真砍死了我，我是烈士，你是杀人犯，你年纪轻轻的也是个死。要是砍伤了我呢，我是工伤，国家给我报销一切费用，兴许我还能一辈子不用上班了，就在家吃劳保，你呢，也不用上班了，进去吃窝头。你说，咱俩是不是都挺倒霉啊？以后，还是少做这样的傻事。再说，你伤得了我吗？”甘凤麟一伸手，把刚才锁门的那把锁拿过来，用力一拧，锁鼻子就弯了，“说实话，我要是想出去，你们刚才也关不住我们。我只是给你们个机会。去吧，我们这里还说正事呢。回头，我买把新锁给你。”

第10节：2 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(5)

小伙子灰溜溜地走了，老板只剩下说好话："甘队，咱不说那些了，咱找个像样点儿的地方，好说话。今天兄弟我一定赔罪，我得请大家原谅我，真是得罪大家了。"

"什么像样的地方，不就是饭店。你的想法我们知道。别麻烦了，哪里也不用去，就在这里把情况说一下，我们把这些商品带走，你要是对这些商品的真假有异议的话，咱们再做进一步的鉴定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鉴定了，咱们再进行下一步，反正我们现在初步认定这些烟是假的。现在先把这些商品登记一下，我们要异地保存。"赵玉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

"你怎么称呼？"朱读抓住机会，赶紧做笔录。这样的奸商，说不定一会儿又有什么坏招呢。

"我叫丛令书。"老板客气地说。

"丛惠书是你什么人？"甘凤麟和赵玉琴对看一眼，同时问。

"是我妹妹。"

"谁也不许动这些烟，这是我们已经立了案的，还没有处理，正在调查中。"突然进来两个人，穿的是烟草专卖局的服装。

这里是交叉管理，所以，烟草作为单项执法也能管理这个市场里的烟草经营。来人亮了执法证："这些烟我们现在要带走。根据谁先查获谁先处理的原则，这个案子是我们的。"

"很抱歉，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案子。今天，我们先把这个案子带回去，如果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案子是你们先查处的，明天，请你到我们单位来说。"甘凤麟不软不硬地说："小朱子，装车。"

几个小伙子不管那么多，队长让装车就装吧。

烟草的两个人也不示弱，把驾驶座上的展飞拉下来，坐到稽查队的车上，握住了方向盘，把车控制在他们手里。

第11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1)

3你威胁我们?

“是你请他们来的吧？我劝你最好不要再表演这些拙劣的节目。”每一次查获了假货都要有一番较量，方式不同，轻重有别，甘凤麟都愿意用自己的智慧化解。

请其它执法部门来，利用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和谁先查获谁先处理的规定，这是第一次。看来，丛令书与某些执法部门关系非常。

“勾结。”赵玉琴小声提醒甘凤麟，甘凤麟点头，悄对赵玉琴竖大拇指。

“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。”甘凤麟不急，索性坐下来，声音洪亮，态度从容，长篇大论，做思想工作，气势不能输。“也许没有关系。”更不能有漏洞。

“我和他们没有关系。他们来查我，我恨不得宰了他们。不对，我凭什么恨啊。人家是执法，和你们一样，我都得敬着。”丛令书话里带着暗示。

“你威胁我们？”赵玉琴坐在丛令书另一侧，和甘凤麟三人成一三角型。这种时候，她要替甘凤麟化解，这才叫配合默契。

“他没那么傻。赵姐，他那是一时说走了嘴。咱们是工作，不是存心和他过不去，他要是合法经营，咱们会保护他。他和执法人员作对，执法人员不是一个人，走了这个还有那个，他不做生意了？”甘凤麟给丛令书找台阶，同时告诉他，别做傻事。

丛令书聪明，当下给赵玉琴笑脸，解释自己的话。自己怎么敢和政府部门作对呢。

“我的身手你刚才看到了。”甘凤麟开始和丛令书磨嘴皮子。现在是两个部门，不是小混混打架，不然，甘凤麟一个人就把那两个人从车上拉下来。烟草的同志这样做，无疑很可笑。

丛令书点头，面露难色，都是执法部门，他哪个也不敢得罪。

“不敢得罪不行，这事，还就得你去解决。我们两个执法部门，难道真的在你这里掰扯起来？两边你都熟，这事，非你莫属。”赵玉琴也隐去丛令书和烟草执法那两个人勾结的事实，迂回作战。

“对。你就作为中间人，把这事办好。我们相信你的能力。他们声称是他们先查获的，请问有什么证据？”没有点儿硬话，甘凤麟知道，丛令书不会让步。

丛令书果然经过风浪：“这是你们的事，我一个商户，不懂这些。”

“假烟还在这里，也没有封存的迹象。另外，重要的证据他们没有吧？”重要的证据，是立案的手续，甘凤麟不能明说，如果这几个丧心病狂，给单位的同党打个电话，马上会做一份假的案卷送过来，签上前几天的日期，自己等于提醒对方。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极小，来捣乱的两人，应该是个人行为。执法数年，甘凤麟知道，凡事不可不防。

丛令书低头不语，眼珠在快速地转。甘凤麟扫一眼赵玉琴，赵玉琴以同样的姿态示意，火候差不多了。

“今天，这种情况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把假货带走。为了不伤了两家的面子，希望你能把这事处理好。也算你做了件好事。”明知他不做好事，还要把粉给他擦到脸上，甘凤麟暗笑自己的圆滑。

丛令书知道，碰到了厉害角色：“甘队，您放心，这事交给我了，现在，不是得罪您还是得罪他们的事了。现在这事，就是他们不对，我去说，不管费多大劲，我也让他们走。甘队，您先抽根烟，我马上去请他们走。赵队，您喝饮料。”

丛令书吆喝他的伙计搬来一箱饮料，不喝也强塞到稽查队员手里。

五分钟后，烟草那两个人面无表情地走了。

照惯例，稽查人员把这个案子议论一番。既是释放压力，也分析各种情况，以利于扬长避短。

协作愉快，甘凤麟不住地和赵玉琴开玩笑，赵玉琴心情也很好，工作中的默契，是一种享受。

第12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2)

“甘队，昨天，真是开了眼了。”“您拧锁那功夫，真厉害。”“甘队，您是武林高手啊。”队员们七嘴八舌，夸起甘凤麟来。

“不要拍了，我会脸红的。”甘凤麟不喜欢听别人夸奖自己，止住了大家。

“放心，你的脸短时期内红不到表面上来。”

“赵姐，我的脸皮真的这么厚么？很荣幸，得到您的表扬。”甘凤麟谦虚着，“要我说，赵队才是真的厉害。你们知道，咱这稽查队，有过几任队长了，崔科长当过队长，赵队也当过，展飞当过，最后才排上我。”甘凤麟要开大书一样，几个队员都认真听着。提到自己曾经的辉煌，展飞也来了精神。

“不知道又要编排谁呢。”赵玉琴看着甘凤麟，似笑非笑。

“不编排人，说说正事。你说咱们这稽查队吧，赵姐，你说这叫个什么东西，你说乱不乱？咱们单位，科室是正式编制，稽查队只是科里下属的队，不在编，队长也只是办里封的官，没级没品，主任办公会一句话，让谁当谁当，让谁下谁下。科长当行，副科长当也行，你当也行。”甘凤麟指着朱读、闫取、桑匀、张分，他们四个是聘来不到半年的临时工。

“你当更行。”甘凤麟不愿意冷落每个人，花如玉是内勤，不属于稽查队，“你是大学生，又这么聪明得跟傻瓜一样。”

“嗯。”花如玉不反驳，她的确认为自己又聪明又傻。

“这个没什么奇怪的，你是不知道，很多单位都有这种情况，有些单位的执法队长，一直是临时工，说起来都是笑话。”赵玉琴显得比别人见多识广。

“还是说赵队吧。”甘凤麟见展飞脸色不好看，转移话题，“那真是女中豪杰。当年，赵队长一个人，一把刀，杀得宋兵遍地尸骨，那英雄气概，啧啧……”

大家都含笑看着甘凤麟，赵玉琴笑得拿手指着他，展飞也快乐起来，忘了刚才赵玉琴的话带给他的不满，他也是临时工。

“如今，赵大姐有了我帮着，那更是，如母老虎添翼一般……”甘凤麟的笑话这才告一段落，大家笑翻了。

“按照案值，这个案子要移交，还有，过去，你们有没有应该移交尚未移交的案子，我们要调查一下。”不速之客搅乱了所有的快乐，刚才的气氛烟消云散。

检察院的同志来得真巧，丛令书的案子一波三折。

检查了以前的案卷，没有什么大案，本案正在审理中，案值还没有落实。检察院的同志不喜饶舌，只表示会按规定继续监督。

“要是早知道这个，查获的时候少查几箱不就行了。真是的。”赵玉琴说，“这还有地方说理去吗？要是都这样，以后大家再查案子不是要把大案子变成小案子啊？谁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啊。咱查获，叫别人处理，他们真会吃现成的。”

第13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3)

“以后，在这方面，的确是要注意了，案值较大的案子，一定要慎重，千万别给自己带来麻烦。”甘凤麟也觉得有点后怕。

“这个案子，案值在两万上下，如果按批发价就不到两万，按零售价就两万多了。”朱读算了算，对甘凤麟说。

“是啊。”甘凤麟感慨着。征求赵玉琴的意见，“咱们再和检察院的同志解释一下。实在不行，就让办里出面协调一下，这样的事，还是领导们之间沟通一下更好，不然，以后总会在这些事上摩擦。”

“嗯，是应该让领导出面。”赵玉琴赞同着。

甘凤麟起身去向领导反映情况。赵玉琴一愣，本以为甘凤麟会和她一起去反映，转念想到，自己现在还没有正式回机关工作，没有资格去汇报稽查队的工作，心里生出一股失落。

没有人再说话，赵玉琴心里发空，转向展飞：“小展，最近股票又赚了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展飞无精打采的，他最近又赔了。看好了的，没买，涨了，买了的全绿着。对这个话题，他没兴趣。他对什么都没兴趣。所有的案子，他觉得，与他无关。

三八妇女节。宋丽影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家过这个节日。导游，总是在外面跑，时间要服从旅行社安排，不带团就意味着收入减少。

“祝你们节日快乐。妇女和女孩儿。”甘凤麟把杯子举得挺高，看着妻子丽影和侄女甘春西。

“节日快乐。”大哥甘凤麒今天来弟弟家做客，“丽影，你辛苦了。”

丽影花了一上午时间，忙活了一桌菜。甘凤麒几次要请大家去饭店，都被婉拒。宋丽影认为，来了客人，就要自己掏钱招待，不能让客人花钱，即使客人很富有。当然，她舍不得自己花钱去饭店消费。家里最缺的就是钱，要精打细算。

“二婶，你做的菜真好吃。我给你当女儿吧。”甘春西十八岁了，仰着一张漂亮的脸，永远玩世不恭。

“你可别给我做女儿。”甘凤麟不客气地说，“我怕你闹得慌。好家伙，自从你来了，这几天，把家都翻过来了。小宝本来挺听话，你一来，也成混世魔王了。”

西西嘿嘿直笑。才三天，叔叔家已经让她折腾得不像样子。

“我愿意姐姐在我们家。姐姐来了，天天有好吃的。不像你们。”甘小宝反驳爸爸的话。甘凤麟笑着抚摸他的头。

“小宝说了，等我们老了，天天让我们吃方便面。”甘凤麟笑着对大哥说。

“爸爸今天和我一起吃方便面了。

“爸爸做的方便面就是和自己泡的不一样，他做的方便面里有肉丝有西红柿还有鸡蛋，煮出来香喷喷的一锅，怎么吃着也不像我自己泡的那个，自己泡的方便面我每次吃着都想吐。

第14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4)

“爸爸说他做的这叫福寿面。

“我每天在家吃方便面。”

西西抑扬顿挫，大家都搞不懂她在做什么。

“妈妈出去带团，常常在外面住，爸爸常不回家吃饭，没有人给我做饭，我就吃方便面，吃火腿，吃饼干，吃面包，吃零食，反正这些东西家里有的是，他们不会让我饿着了。可是我吃烦了，不想吃了。

“小的时候，吃完了我就站在门口，打开我家的门。那时我家的防盗门是栅栏式的，横竖的几根铁棍子，对门的文文家也是那样的，文文和我一样大，我俩就隔了防盗门说话。文文比我幸福，她有一只猫。”

“不准你再背。”甘小宝意识到什么，过来捂西西的嘴。

“后来我上学了，我们家也搬家了，我吃完了方便面就只能一个人写作业。

“我不爱写作业。我总是边玩边写，爸爸妈妈很生气。他们打我。我习惯了。我不怕。有时候他们会坐在我身边监督我写作业，这时候我觉得我好幸福，就算他们打我，我也愿意呆在他们身边。”

“不理你了，臭姐姐。”小宝捂不住西西的嘴，气得回自己屋。

“西西，不许再说了，弟弟都哭了。”甘凤麒制止女儿。

西西不理睬爸爸。

“那一次我哭了，妈妈以为打疼了我了，问我：‘还疼吗？’我哭得更厉害了。我早就不觉得疼了，我是觉得妈妈在身边的感觉真好。我记起书上有个词叫亲情。

“爸爸那天和他的同事在一起说笑，他说我家小宝说了：等你和我妈妈老了，天天让你们吃方便面。他这样说，好像是觉得我这个孩子很可笑，我听了什么话也不说，就像说的不是我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不

想天天吃方便面，尤其不想一个人在家吃。要是爸爸妈妈和我一块儿吃，吃什么都行。

“今天的方便面真好吃，我吃了三碗，我还想吃。”

这是小宝的日记，只是写得没有这么好，是西西按自己的水平修改的。开始小宝没听出来。

西西泪流满面。三个大人都沉默了。

“小宝，对不起。等姐有本事了，姐养着你，再也不让你吃方便面。”西西擦干泪，走到屋里，抱着小宝。小宝往她身上抹鼻涕，用脚踢她。

“你真生我气了？我走了。再也不来了。”西西的耐心没几分钟，见小宝不给面子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不让你走。我不让你走。”小宝跑过来，抱住西西的胳膊。他八岁了，知道姐姐对他好。又气不过，在西西的胳膊上用力掐了一下。

“这下扯平了？出去吃饭吧。要不，好吃的都让你爸吃了。”两个孩子握手言和，三个大人预知结果一样的，如同什么也没发生。

“孩子们从小都受苦了，咱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，其实还不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。凤麟，别太难为孩子。”甘凤麒掏出一大叠钱，数了一千，给小宝买零食。

第15节：3你威胁我们？(5)

甘凤麟和宋丽影赶忙推辞。

“有人给钱，凭什么不要？”西西从她爸手里把钱抢过来，“我替小宝收下了。”

“这孩子。”甘凤麟看着西西，束手无策，这孩子，他了解。

“我也没钱了。”西西无视几个大人的眼光，把手伸向她爸甘凤麒。

“你们看到了？这就是我祖宗。”甘凤麒无奈，又给西西一千。“别总在叔叔家捣乱，住几天就回家吧。你姥姥想你了。”

“嗯。”西西啃着鸡腿，和小宝比赛谁吃得快。

“凤麟，做执法工作，就要黑白两道，太老实了不行。”孩子们消停了，甘凤麒和弟弟喝酒。

“他这人，太正派。”甘凤麒对弟妹说，“胆子小。执法，你就当自己的事来做，什么叫公私分明啊，权力就是你自己的，维护手中的权力，这是你的本钱，你要全力以赴。有办不了的事，你找大哥。我在通南县，没有办不了的事。一提甘凤麒的大名，哪个不怕？”

西西白了她爸一眼，继续吃饭。

“也就是我这小姑奶奶。”甘凤麒笑。凤麟给他斟酒。

“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儿。”小宝把衣袖蘸进了菜汤里，西西数落着。一物降一物，小宝听西西的话，乖乖去把衣服换了。

“西西这孩子，让你们费心了。”甘凤麒对着宋丽影客气。

“我看，你们的关系也没你说得那么僵啊。她这不也是有说有笑的？”甘凤麟以为西西会不理大哥呢。

“哎，这孩子，很难管理啊。心机深着呢。”甘凤麒无奈，“她喜欢二婶，丽影，你多劝劝她吧。”

第16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1)

4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

银行的基础真高，凡是离钱近的单位，楼都漂亮，银行是，财政局是，税务局也是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几十层台阶，赵玉琴站在上面，有点晕。平时她是不晕的，今天不一样。

街对面就是通联超市最大的直营店。她站的位置是最佳观察点。

通联超市出出入入地挤满了情绪激动的顾客，警察在维持秩序。赵玉琴用手机给通联的董事长张力打电话，对方关机，再拨总经理程光，也是关机。

看来，真的出事了。

前天还打通过他们的电话，他们都保证得挺好。今天，全失踪了？

“赵姐。”财政局的小胡从银行出来，赵玉琴的熟人多，总是能碰到叫赵姐的，“看到了吧，听说，老总被抓了。可惜，人们手里拿着他们那么多的购物卡。这下，全扔了。我们单位好多人正骂呢。现在去抢购东西，哪儿还有好的啊，原来值十几块的东西，现在卖一百多，就这样，人们还疯了一样的抢呢。哎，你手里一定也有他们的卡吧？”

“张力和程光被哪里抓了？”赵玉琴摸摸手包，里面的确有卡，只有几百块钱的卡，算不得什么，家里还有一万多元的购物卡，这不重要，那些用卡在通联超市买的家电也不重要。她更关心的是别的。

“不知道。”小胡一向心直口快，说完就跑了。赵玉琴支持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赵玉琴自笑失态，看看四下，没人注意她，赶紧站起来，手在屁股上划拉几下，拍掉沾上去的尘土。

有柴云鹏在，什么事也不会出的。只要柴县长地位稳固，县长夫人赵玉琴就稳如泰山。

“不要贪图这些小便宜。”柴云鹏看着地下室满满的礼物，告诫赵玉琴，别把钱看得太重。这些东西，这么显眼，出了事，不值得。

“你知道咱家有多少钱吗？”赵玉琴故作神秘地询问，柴云鹏三次没有猜中，他还是说：“钱不重要，咱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，要珍惜。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。”

柴云鹏当县长，曾经明令，哪个给他送礼，严惩不贷，结果，有一个送礼的副局长，让他给处理了。

赵玉琴支持柴云鹏的观点，你做你的官，越清廉越好。但是，我贪我的财，只要你这棵大树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

经济问题，什么叫经济问题？经济问题的根源是政治问题。因为经济问题出事，是因为经济之外的问题没有处理好。赵玉琴一向这么认为。相对于她的灰色收入，栗克良告崔月浦和甘凤麟那个案子，真是可笑至极。

去年。将近中秋。

稽查队突袭栗克良门市。队长崔月浦、副队长甘凤麟、老齐、展飞，四个人的出现，栗克良始料不及。赵玉琴是副队长，她请假了，她婆婆的外甥来了。

那时候，综合执法科只有六个人，花如玉在单位值守，她是内勤。

通宜批发市场，全省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，市里的重点保护区，市场管理办公室就是市里专门设置的管理这个市场的行政单位，属于本市特色。

两年前，这个市场开始走下坡路，因为假货太多了。通宜造假的速度已经超过特区发展的速度，只要是市场上畅销的东西，通宜都能在一夜之间造出成批的仿制品。

市政府意识到，打假治劣成为挽救市场的当务之急。

栗克良售假，名声在外，只是苦于某些原因，总是抓不住他。这一次，机缘巧合，让稽查队抓个正着。

展飞从柜台下面翻出十条假红塔山，十条假熊猫，撂在柜台上，挺漂亮的一小堆。崔月浦冲他点点头，满含赞许，他得意地一笑。

老齐也凑上去，他不认识假货。稽查队原本只有甘凤麟和赵玉琴是打假的行家。展飞好学，经常求教，赵玉琴的识假技术从不外传，甘凤麟与她不同，倾囊相授。

展飞打趣老齐。他也不生气。内退后返聘，老齐只想多得点实惠，不想学知识。

战果辉煌，展飞和老齐兴高采烈，忙着做笔录。

第17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2)

崔月浦咧开嘴，看着栗克良，嘲笑。甘凤麟坐在一边，微笑。

两个队员无比兴奋。

群情振奋。

打假人员，大多有“职业病”，见到假货就兴奋，好比老虎见到兔子，狼见到羊，蜂见到蜜，蝴蝶见到花，天性使然。当然，今天逮到的是栗克良，大家的兴奋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。

栗克良收起平日的傲慢与冷淡。凑过来，递烟，倒水。

崔月浦仰头不睬。

栗克良求甘凤麟帮忙。平时，他对别人傲慢，对甘凤麟还算尊重。

“队长在呢，我说了不算。”甘凤麟不争权。

栗克良蹲在崔月浦的旁边，身子向地面倾着，要给崔月浦跪下似的，好话说了一车。

崔月浦有了回话：“先把笔录做了，有什么事再说。”这是程序，执法重证据。先把笔录做了，拿到第一手材料，这是证据，没有这个说什么也没用。

栗克良没办法，只好把这些烟的来源进货数量等等一五一十说了，边说边大喊冤枉，说真的不知道这些烟都是假的。

做过笔录，让栗克良签字。把烟封好，双方做好印迹，稽查队出了登记保存的手续，假货装到了稽查队的车上。

打道回府！

四人乐不可支，一路欢笑，把栗克良的种种丑态描述细致而夸张，感觉出了一口恶气。

“他妈的，这小子也有今天。我在市场好几年了，谁家水没喝过？独独没喝过他们家一口水。”老齐还没等车门关上就大声嚷着，也不怕栗克良听到。

甘凤麟对栗克良没好感，但是，“不能因为人家对自己态度不好就挟私报复。”

老齐就笑，说：“就是，咱还有纪律呢。从现在开始，他让我喝他水我还不喝呢，今天就没喝吧？”

“你知足吧，他从来都没拿正眼看过我。”展飞开着车，“人家有恃无恐。他就没想到有今天。”

崔月浦此时要表现出自己的成熟稳重，不笑是最好的方法：“我算是看到他那孙子样了。看来人都是这样的，你不捏住他的短儿，他是不认识你的。要不怎么说‘管理管理，不管不理’呢。这回我就让他知道，卖假货的结果。”

“也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，是吧？”展飞扭头看崔月浦，崔月浦眼神一挑，命令他好好开车。

“嗯——”崔月浦拐了个弯并且拉了个长声，表明他的不同意，可惜字典里没有他说的这个字，“咱是执法，不是私事，哪能掺杂那么多呢？咱就是秉公执法。”

对对对，秉公执法。几个人都笑了。姜还是老的辣。

怎么秉公执法？没收假货，没收这批货物已售出部分的非法所得，按条文处以三到五倍的罚款，停业整顿，媒体曝光，吊销证件，还要上黑名单。

第18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3)

栗克良是大批发商，这些烟，不算什么，罚款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时近中秋，秉公执法，要他到单位配合调查，或者是稽查队到他门市，就把一个大好的旺季给搅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会严重影响他的生意。

如果照此办理，栗克良将元气大伤。

栗克良懂法。当晚，他去崔月浦家串门。十分钟后，他从崔家出来，直奔甘凤麟家。

甘凤麟住的新房子，用的旧家具。

“你的事，我说了不算，有正队长呢。”甘凤麟不喜欢争权卖权。

栗克良拉着甘凤麟的手，叫他兄弟，说自己也是上当受骗，不知道这些烟是假的。也许，是真的里面掺上了假的。“我大意了，这么多年，你们抓到过我卖假货吗？”

见栗克良在真假的问题上纠缠，甘凤麟心里暗笑，根据经验，贩假的大多这样，一直到交完了罚款，也不肯承认自己知道经营的是假货。

“我们只是凭感观判断，不具备权威性。为了慎重，咱们可以请权威部门来鉴定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们赔偿你损失，如果是假的，再依法处理。”甘凤麟一向认为，生意人不容易，不能冤枉人家，要让人家主张应有的权利。

栗克良赶紧解释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们说是假的，那还能有错？我只是恨自己没验好货。”

谈了一个小时，甘凤麟听明白，栗克良刚从崔月浦家来。栗克良轻轻放在桌上的购物卡只是为了封他的口。

如果甘凤麟拒绝了那张卡。只要栗克良在这个案子中吃了亏，一定会以为是甘凤麟从中作梗。

响鼓不用重槌。栗克良知道，甘凤麟全听明白了。起身告辞。甘凤麟拉住他，让他带上自己的卡，两人推让到门口，栗克良匆忙出去，甘凤麟没有再追。在楼道里推让，等于广泛宣传。

卡是一千元的。甘凤麟一愣，他第一次收这么大的礼。

环顾自己简陋的新家。甘凤麟觉得自己活得肮脏，窝囊。

在稽查队很多年了，起初，没有什么权力，直到最近两年，政府严厉打击制假售假，甘凤麟才知道什么叫受贿。他很正直，秉公执法。同事都对他有意见。

入乡随俗吧。赵玉琴比甘凤麟大几岁，开导他，否则会被大家孤立的。收两瓶酒几条烟，算不得什么。

甘凤麟慢慢习惯了吃请，也慢慢习惯了收下经营户的小恩小惠。虽然，心里总是不痛快。

这次，数额太大，不再是入乡随俗，是受贿了。

“最近，我不是想钱想疯了吗？丽影回来一定会很高兴的，她嫌我没本事，为钱愁坏了。我不怪她，她也不容易，一个人在外面带团，现在的导游不好干，看到她晒得黑黑的脸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。”甘凤麟不由苦笑了一下。

第19节：4 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敛财(4)

小宝在屋里写作业，甘凤麟帮他检查了一遍作业，又给他洗了澡，安顿孩子睡下。

第二天，崔玉浦拿出了处理意见，栗案要从重处罚。罚款数额，是按条文规定的最高额。稽查队有自由裁量权，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不管是不是合理，全由他们说了算。

出乎意料。甘凤麟愣住。

崔月浦解释他的理由：第一，中秋将近，商户日进万金，甚至数十万金，此时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任谁摊上这事，也宁可多交罚款，不愿意耽误时间；第二，只罚款，不曝光，商誉是无形资产，栗克良知道孰轻孰重；第三，继续营业，除罚款外不做其它处理。

甘凤麟觉得，罚款应该适度。崔月浦提出，罚款任务也要完成。甘凤麟没再坚持。

栗克良一听罚款额度就炸了。这个数字与他的想象，相去甚远，他的脸“呼”地红了，商人，最看重钱。

花如玉给栗克良端了杯水，崔月浦瞪她一眼，她不理。在她心里，公务员就应该这样，礼貌待客。

栗克良接过杯子，镇静了一下，说：“领导们，我说，咱能不能高抬贵手，照顾照顾我呀？我今年的生意做得不好，还没有挣到什么钱呢。春天，出了车祸，花了好几万，到现在还在打着官司呢。咱就少罚点儿吧？”

甘凤麟很尴尬，又不得不说：“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买东西呢？可以讨价还价呀？”自己也明白，处罚从来都是讨价还价，随意性很大。

栗克良没有说话，恨。

崔月浦把他认为的那些“优惠”讲出来，栗克良说：“等于你们没有照顾我呗？”

崔月浦把眼一瞪："你这个人，真是不知好歹，这还不是照顾你了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花如玉，给报社打电话，叫记者过来，就说咱们这里有个案子要报一下。"

花如玉马上拿起电话，找出号码本查号。虚张声势。

商户有吃软的有吃硬的，吃什么就要端什么，看人下菜碟。

现在的记者，不像过去，过去想登篇新闻要苦求他们。现在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一会儿就到。

这招挺灵。

栗克良的气焰小了："别打别打，你是我祖宗，千万别打。"说着，看表，快中午了，拉了崔月浦的手请求："咱先吃饭行吧？我说祖宗啊，咱先吃饭去。"

大家都冷着脸，栗克良缠了半个小时，崔月浦是个贪吃的人，经不住纠缠，答应带全科一起去。

"赵队今天有事，没上班，你不给赵队打个电话？"崔月浦问。

栗克良厌恶地说："叫她干什么，咱们兄弟们在一起多好。"

大家一起走到门口，花如玉说有约会，退出。

甘凤麟打趣她："丫头，少吃点，刚处对象，别让人家看着跟没出息似的。"

她一笑说："放心吧，少吃不了。不吃白不吃。"

真是不吃白不吃，这一顿饭，栗克良花了一千多。双方喝得高兴，崔月浦把罚款一降再降，最后定在五千。当天下午，差老齐和展飞去收罚款。

第二天，刚上班，寇主任把崔月浦和甘凤麟叫到了办公室。一封信摆在他的桌子上。是栗克良的告状信。相同的还有一封，在纪委。

第20节：5 我不能打她(1)

5 我不能打她

临河的案子，公安去了几趟，来市场办报过几次费用。据说临河公安很配合，还出动了十几个人，配合抓捕抢车贩假的那两个人，只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。找人，人不在家，找车，车无踪影。

为这事，寇主任很恼火，最后也没能有个满意的结果，

“不是找不到，是他们那里的公安本来就是那些人的内线，不用他们帮忙，兴许还能找到那些假酒贩子，用了他们，却找不到了。”赵玉琴及时验证她说过的话，“我当时怎么说的？这事，追不出结果来。没必要瞎耽误功夫。”

“没什么重要事，就不要让玉琴同志去稽查队了。”寇主任吩咐下来，“让她和花如玉在家做内勤工作吧。小花是新录取的公务员，虽然有学历，毕竟只是二十出头的孩子，工作经验还少，玉琴经验丰富，多带带她。工作队的事情也很重要，不能掉以轻心。”

寇主任知道，赵玉琴再在稽查队，还会出事。

丛令书的案子还没有结，甘凤麟知道，这批假货的真正主人是丛令书的妹妹丛惠书。丛令书替他妹妹扛下来，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找了这么多的人，此案，应该拖一拖再办。让那些隐藏着的关系露出水面，也让丛令书的神经疲劳一些，冷处理，免得操之过急。

这些年，假货案一个一个办下来，没有一个能深挖，只是把最终端的商贩揪出来，罚款了事。市场上的假货也就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按下葫芦起来瓢。

一定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，寇主任对甘凤麟说，新来的程市长对市场的信誉很重视，在会上表态，要铁腕反腐，铁腕打假。

甘凤麟不知道谁是新来的市长，他对谁当市长不太关心，寇主任批评他，不懂政治。甘凤麟笑，他只懂打假，对本职工作，他有最大的热情，寇主任说他工作狂，宋丽影说他职业病。

通宜批发市场通过几年的发展，大大小小，两千多个商家。售假比较猖獗的是烟酒和日化，前几年管理松懈的时候，假货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多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市场上买不到一瓶真五粮液，找不到一条真红塔山。尔今，这些商品的假货率也在百分之四十左右。

市场管理，主要是三个方面：证件，渠道，质量。

甘凤麟在主任办公会上谈到他的工作思路。主任们很感兴趣，议论纷纷。

第21节：5 我不能打她(2)

“证件管理，自从花如玉负责这项工作，基本变成了一项服务，管理规范，没有吃拿卡要。对于无证经营户，我们稽查队尽量以教育为主，做好宣传，办证费用不大，一般都能办理。遇到特殊的，不防罚一儆百。”

寇主任点头，大多数主任唯寇主任马首是瞻。只有主管财务的年主任提出疑问：“这样就会减少了咱们的罚款。”

寇主任不以为然：“不能只看罚款，咱们还要看社会效益。况且，这一项本来也没有多少罚款。”

大家都知道，办里的经费紧张，再加上招聘了这些临时工，他们的费用也挺大的，罚款是办里很关心的事。

渠道管理方面，甘凤麟认为：“收品牌费是违法的。”

“可是钱呢？钱从哪里来？你用什么来保证这几个人的工资？”

“过去展飞收品牌费，每一个进入咱们批发市场的品牌都给咱们交钱，不是也没出事吗？工作要讲究方法，只要你做得巧妙，把每一个收费项目都变成了合法的处罚。”

几个副主任都认为甘凤麟胆小死板。

“小甘的提法，有道理，不管手续多么合法，事实上，我们是在变相地收保护费。”寇主任一语定对错。

政府机关的办公经费，公务员的工资，理当政府财政负担，机关招聘临时工，大部分是非法用工，再为这些人的工资乱罚款，错上加错。

在编的公务员，不一定做好本职工作。稽查队在编人员五个，崔月浦歇了病假，赵玉琴专门拉倒车，常玲借调到市政府，真正努力工作的只有甘凤麟和花如玉。不用临时工，人手不够。

寇主任示意甘凤麟继续说，思谋着，竞争上岗多好，不管正式工临时工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一改不良风气。可惜自己说了不算。

甘凤麟分析了市场上假货的情况，认为应该追根溯源，清理假货。有的副主任提出来，把假货清理了，你还干什么？换句话，没有小偷了，警察还有用吗？罚款还有吗？

寇主任也考虑到这个问题，市长已经下了决心的事，请大家不要再纠缠自身利益。

有了寇主任的支持，甘凤麟带着他五个不在编的队员开赴市场，地毯式检查。

“你的许可证呢？”

“甘队，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办吗，刚开业。”

老生常谈。

“有点儿新意好不好？又骗我。”甘凤麟笑着。“都开业好几个月了，办个证能花多少钱，按规定该处罚了。”

不说处罚，动员办证要很长时间，一谈罚款，马上主动地要求办证，只要不罚就行。甘凤麟深知这些人的性格特点。

“不是我不办。有个前置条件的证没有办下来。说句实话，我去那个单位办证了，去了好几次，不是因为我的材料没带齐，就是找不到他们的人，今天是管批准的领导不在家，明天是负责办证的人不在家，反正去了几次就是办不成，等到这些人都在家了吧，又说是要到我这里来看看，看就看吧，又这不合格那不行的，我也急了，跟他们打起来了，这下子更办不了。我也不办了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”

第22节：5 我不能打她(3)

“哪有你这样办事的？”朱读正色善意，“你不能和他们急，有话好好说。看这意思，人家是想叫你送礼？”

“没错，他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在乎那几个钱，就是不惯他们这毛病。”

“看看，倔劲又来了。这样会吃亏的。早点儿想办法把证办了，好来办我们的证。不行，就换个人去。做生意，该圆滑的时候就得圆滑。”甘凤麟设身处地。

“甘队，我想办法去办证，你看，就别罚了吧？这是几条烟，给弟兄们带上。”老板此时倒是开了窍，想把甘凤麟叫到一边，甘凤麟没有动，只好面对着大家说。

“弟兄们，你们看，怎么样？”甘凤麟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几个队员眼光里纷纷显出希冀的神色。

甘凤麟知道，钱是好东西。尤其是几个新队员，过去没有正式工作，挣几个钱，手指头缝就漏光了，基本没有什么积蓄，要是有可能，他们都愿意多往自己口袋里装一些。

“你们知道，我前些天出了点儿事，栗克良的事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几个出事，单位也不会把你们招聘来，你们说，这个事怎么办呢？”

没有想到甘凤麟会自揭伤疤，一时都愣住了。

“我不怕伤疤，这伤疤就是我一生的座右铭。”甘凤麟推开老板的手，“走吧。别忘了，赶紧补办你的许可证。”

吩咐完经销商，甘凤麟走出去，看着经销商诧异的目光，他笑了笑，感觉有一种对自己的嘲弄。

“甘队，我真是佩服你。”朱读恭维着。

甘凤麟笑笑，本来想说“别拍了，我不是马”，可是觉得这样说话有失自己德行，也会让朱读脸上下不来，就把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又是一家商户，朱读在柜台上发现了一瓶假的进口香水。

“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不是我家的。”这个商户狡猾得与众不同，当场否认。

掘地三尺，再没找到任何假货。

孤证不能定案。看来这家老板是个老手。可惜，稽查队没有任何录音录像资料，只能没收这瓶香水。

“我们拿走了，你总要证明一下吧，要不我们怎么解释这瓶香水呢？”甘凤麟还想做一次努力。

“你们爱怎么处理我不管，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拿来的这样一瓶东西。”他是咬定牙关不承认。

“我说这瓶香水是真的呢？”

“真的也不是我的。”

“其实还就是真的。走吧。你们谁家媳妇愿意用就拿回去用吧。”甘凤麟一本正经。

经销商脸上的表情一变，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不再多说一个字。

“这的确是真的香水，而且是不错的香水，只是，用的是外国的瓶子，灌得是咱们国产的香水，但是香水也挺好的。不信你们闻一下。”

第23节：5 我不能打她(4)

一听这话，几个小伙子抢了起来，谁都想着拿回去给自己的爱人献媚，老板极力克制着自己的表情。

“这瓶酒，桑匀，你测一下酒精度。”在一家专门销售烟酒的门市，甘凤麟拿起一瓶酒，晃了几下，酒水的堆花情况显示度数太低，标示的是四十五度，看样子也就在十几度。

桑匀拿出酒精计测了一下，只有十三度。老板也很意外，当时把嘴张得挺大，看得出来，他的吃惊是真的。

“甘队，这，这事，怎么闹的呀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劣质酒啊。你看，甘队，这可怎么办呀？”看得出来，这是个老实人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郑重。甘队，这个事，你可得帮我呀，我这是进了一车货呢。好几万块钱的呢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可是受害者呀，你们可千万别没收啊。”

“这样的劣质商品，不没收怎么行？我们要保护消费者权益，这种劣质商品绝对不能再流入市场了。”朱读义正词严，全然没有了跟展飞作队员时的习气。

“先登记保存吧。”甘凤麟做出了决定。他们租了辆货车，几个人搬了半个小时才把这些货物搬上了车。

展飞一边慢慢腾腾地搬着一边说：“这哪儿是执法啊，我们成搬运工了。搬运工收入也比我们高。”

雇搬运工，没有这项开支。

“领导吃饭能报，这个就不能报了。”展飞小声对桑匀说，桑匀不敢接话茬儿。

郑重也愁眉苦脸地帮着装货，一边不住地哀求，甘凤麟倒安慰起他来：“知情和不知情是不一样的，你这个案子，我们会根据情况处理的。先别着急，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”

没有办法，这些酒还是要存在单位，办里没有经费，不可能租场地。好在，这些酒根本没有什么价值。

卸酒还要搬运，这个活，展飞是不愿意干的，甘凤麟派桑匀、闫取和张分跟车回去，自己带着展飞和朱读继续检查别的店。

“甘队。”朱读拿着一瓶剑南春酒，怀疑，但是不敢确定，甘凤麟接过来，盒子制作粗糙，锁扣质地低劣，知道是假的，故意问：“这个还有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看来这个商户早有准备。

甘凤麟冲朱读使了个眼色，他马上会意，进里面去检查。

“哎，你进去干什么呀？”老板娘拦住了朱读。

“请让一让，我们要检查。这是我的证件，刚才已经让你看过了。”朱读又掏出证件递过去。

老板娘抢过证件，看也没看，远远扔出去，朱读忙捡了起来。

以后，再也不能让经营户摸到执法证了。甘凤麟暗忖。

朱读捡起证件，继续往里面走，老板娘急了，过来推朱读：“就是不让进去。里面是我睡觉的屋子，你进去干什么呀？”

第24节：5 我不能打她(5)

“你这是门市吧？是门市我们就要检查。”朱读被推急了，两个人争执起来，老板娘往外推他，他就往里推老板娘。

“你敢非礼我！”老板娘耍起了无赖。马上哭起来，引得外面好多人在看。

“说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在这里，你说出这种话来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好意思说这话呢？现在我们是执法检查，希望你好好配合工作，说别的没用。”甘凤麟上前止住她。

“少来这个，老娘什么没见过，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孩子还想占老娘的便宜？”

“谁占你便宜？瞧瞧你那老样子吧？我还看不上你呢。”朱读气得脸色发青。

“朱读，不要说这话，你出去。”甘凤麟知道，只能让朱读出去了，“你也让开，我们要检查。”

甘凤麟义正词严，老板娘有点儿怕，往后退了一点：“不能让他走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能吃这个亏。”

“那个事，下一步再说，如果你有证据，去法院告他也行。现在我们是执法检查，请你配合工作，否则就是阻碍执法。”其实，阻碍执法又能怎么样呢？只是说给老百姓听吧，甘凤麟心里苦笑。

这句话好像起了作用，老板娘让开了一条路，甘凤麟进了里间屋。里面的假酒不多，只有三瓶，但是有两个空箱子，应该是装这批假货的包装箱。

“假货，假货怎么了？你们有本事去找那个制造假货的呀，别和我们较真啊，我们还是受害者呢。”老板娘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我们一定查，只要我们能查到，我们一定打击，你要是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还会奖励你呢。”朱读做笔录。

老板娘不再纠缠朱读，好像刚才的事没发生过。

“我才不做那缺德事呢，你们愿意找，你们自己查去吧。我不得罪那人。”老板娘这种人，真是让人头疼。

“甘队，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，你们在哪儿呢？”是桑匀打来的电话，号码是科里的，他宁可跑上三楼，也舍不得用一下自己的手机。

“你们过来吧。”甘凤麟看看表，已经十一点了，还有一个小时下班，能多检查几家就多检查几家吧，不要把这一个小时浪费了。

“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展飞的声音，很着急的，甘凤麟忙挂了电话跑过去。晚了，老板娘正在摔酒，展飞只是大声嚷着，不去干涉，手里还抓着一瓶酒。

“给我！”甘凤麟把酒从展飞的手里拿过来，老板娘的手也到了，她死死地抱住这瓶酒，这已经是唯一一瓶证据，十分重要。

甘凤麟不撒手，老板娘躺到地上，手指甲在甘凤麟的手腕上用力划，血很快就流下来，甘凤麟的手没有松，心里的火烧得他就要跳起来。

第25节：5 我不能打她(6)

要不要制服她？要不要制服她？甘凤麟在心里问自己。

不，我是执法人员，我不能打她。

好几分钟，老板娘躺在地上。甘凤麟弯着腰站着，手上吊着这个撒泼的女人。

甘凤麟的脑子飞速转着，怎么样才能既不伤害她还要让大家都看得出来我没有对她运用武力，还要把自己解救出来。

“你干什么？你放手。”朱读和展飞在一边焦急地做着思想工作，却一点作用也不起。

“都起来。怎么回事？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110居然来了。

老板娘放开了手，甘凤麟的腕子已经让她抓得破了一大块。

“谁打的110？”甘凤麟奇怪地问自己的两个队员。

“我！不能看着你们这么欺负人。”旁边一个围观的人说，在他眼里，执法人员的形象很糟。

“做个笔录吧。”在派出所，甘凤麟成了当事人。

直到此时，甘凤麟才知道，这个老板娘叫曾敏芝。她们家只是一个小经营户，没有自己的代理品牌，来得也晚，所以稽查队还不认识她。

做完笔录出来，曾敏芝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：“甘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刚才是着急，没想到自己店里会出了假货，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啊，我一个老娘们家，没见过世面，你多原谅吧。”

“就你这样，平时怎么做生意呢？对顾客也是这态度吗？你是做生意的，要和气生财，哪儿能这样做人做事啊？你这样做了，就能把事情给平息了吗？恐怕是越闹越大吧？这也就是我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你这暴力抗法，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。”甘凤麟教训她，她毕恭毕敬地听着：“是啊，我这人呀，就是这么个烂脾气，从小父母惯的，以后，确实得改改了。您可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啊。”

甘凤麟没有回答，这点伤害，他不想追究，但是，案子一定要想办法找到突破口。最近，这个市场上的真货率明显下降，他不想放过任何一条线索，也许，可以利用老板娘的恐惧心理，让她提供线索。

第26节：6 有人逼你告状？(1)

6有人逼你告状?

寇主任常说，他姓寇准的寇。他认为，寇准为人正直而圆融，充满了人生的智慧，是他学习的榜样。所以寇主任很少发怒。

栗克良的信摆在桌子上，寇主任再也压不住心中怒气。

野蛮执法，推打经营户，吃拿卡要，打白条，调戏女商户，而且，一向如此。依这封信的说法，崔月浦甘凤麟等四人罪不可恕。

“把他们叫过来。”寇主任脸色不好，命令办公室主任亲自去综合执法科。

办公室主任叮嘱崔甘二人小心从事。两个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告状，难免夸大其词，先调查一下。寇主任冷静下来。

两个人小心翼翼，相跟着进了寇主任的办公室。过去每次来了都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这次不敢，并排站在寇主任的桌子前面，毕恭毕敬。

寇主任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来了？”没等两个人回答，声音大起来：“捅完娄子了？你们看看，有你们做的这事吗？我三令五申，叫你们一定注意党风廉政建设，尤其是你们稽查队，我是大会说了小会讲，私下里也不知和你老崔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每次都表态很坚决，说什么你知道。经销商没一个善茬子，你去罚他，他就恨你，你罚得多恨你，你罚得少还是恨你，你不罚也恨你——谁叫你上他那里去了，去了就给他添麻烦了。他给你送礼了，你照顾他了，你就有了把柄在他手里，到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咬你一口。这是你说的吧？”

老崔忙点头：“是我说的。我也是这么做的呀，主任。”

“什么？你是这样做的吗？到现在了，你还这样说？”寇主任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桌子上的茶杯震洒了也不管，甘凤麟忙把文件收拾到

一边，拿了抹布擦桌子。寇主任说：“不用你现在献殷勤，你看看吧，这就是告你们的信。”

甘凤麟赶忙接过信，一目十行，头上的筋慢慢胀起来。崔月浦向信纸伸了伸脖子，不敢细看，寇主任还在指责他呢。

“怪不得别人说，执法人员现在是‘脸要黑，心要狠，手要快，嘴要硬。’你到了我面前嘴还是这么硬？你要是没吃人家饭，没收人家礼，没给人家打白条，人家会告你？你们这不是敲诈是什么？人家说你们是土匪执法。连我这个主任也受连累。”

崔月浦不明就里。

甘凤麟小声说：“是栗克良。”

“是。是纪委臧副书记的亲戚，臧副书记刚来电话，把我狠狠训了一顿，要求我从严从快处理。杀一儆百。”

“寇主任，您先别生气。”两个“犯人”在领导气愤训话的时间里已经匆匆看完栗克良的告状信。甘凤麟先说话了：“我觉得他的这封信有好多不实之处。”

“什么实不实的？自己犯了错，不知道检讨自己，还在这里指责别人？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你自己！反思！！”寇主任的气更大。

“他说的的确是出入太多了。跟事实一点儿也不相符。”崔月浦也说。

“到现在了还说这些？还是先去考虑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吧？想想自己都错哪儿了。别在这里没理搅三分了，回去吧。”不容分辩，寇主任让他们回去写检查。

两个人不敢多说。

寇主任说：“我会让纪检组调查这件事的，等结果出来，你们试试，看我怎么整治你们。”看到两个人出去了，他忽然又叫：“甘凤麟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第27节：6 有人逼你告状？(2)

甘凤麟只得又回来。也不知主任还有什么训斥。

寇主任抬了抬手，示意他坐下。甘凤麟才在沙发边上坐下来，欠着身子，看着主任。

“小甘啊。”寇主任老半天没有说话，甘凤麟看得出来，他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回过神来。寇主任一般不会失态，今天他这是气坏了。“那些烟酒，你看过了吗？是假的吗？”

甘凤麟感觉到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：“没有。是展飞看的。应该不会错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至少还占着三分理。他说你们还骂了他。展飞还推了他几下子。野蛮执法。执法中言语冲突是难免的，但是打人的事我有点儿怀疑，你从不在我面前说谎，你说实话，这事有吗？”

甘凤麟老实地说：“没有。过去在别的案子中可能有过，但是在他这个案子上绝对没有。他当时配合得很好。态度很谦恭，我们不用和他冲突。他说晚上去我家，给了我五千块钱的事，那也纯属虚构。”

寇主任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些细节，自然会有人调查的。你太不应该了。执法队伍中，鱼龙混杂，有的年纪大了，想搂一把就退休，有的贪财受贿，有的年轻没经验。这些年，我对你的执法水平还是很看重的。有方法，有思想，和经销商之间相对融洽，不贪不占。这次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诬陷的事，不用怕，我们会调查。只是臧副书记的为人，你是知道的，好自为之吧。”

寇主任喜欢甘凤麟，全单位的人都看得出来。

甘凤麟工作有能力，聪明，大度，幽默，懂礼，正直，人缘好，与机关里那些阳刚之气不足的男人相比，出类拔萃，像极了年轻时的寇主任。尤其是，他从不阿谀奉承。寇主任有意等崔月浦退休之后，提拔甘凤麟为正科长。

“这件事，可能有人在背后指使。”甘凤麟思考片刻。

“不要总是怀疑别人，要从自身找原因。”寇主任挥了挥手，示意甘凤麟走。

甘凤麟和崔月浦这下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

甘凤麟知道，崔月浦是个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人。没事的时候，他胆子比熊胆都大，给他座金山他也敢往家拿，出了事，他胆子比耗子都小，毫无担当。这事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

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

这件事的关键是栗克良。“民不告，官不究”，如果栗克良不告了，这事也许就没事了。

“咱们要去栗克良家。”崔月浦提议，甘凤麟同意。

“这小子够可恨的。等过了这事，我饶不了他。”崔月浦说，他没见到栗克良的一万块钱，栗克良也没去他家串门，一切都是子虚乌有。

两个人刚商量出一点儿主意，纪委的人到了。拿着一张白条的复印件。

第28节：6 有人逼你告状？(3)

“你们收的钱呢？”

钱还在保险柜里。纪委的同志请崔月浦打开保险柜，崔月浦示意甘凤麟，甘凤麟拿着保险柜的钥匙。

“嗯，你们还不错，一般，打白条就有小金库，看来，你们这里边只有这一笔钱。”纪委的同志态度很好，他们是来工作的，不想得罪什么人。

崔月浦见纪委的同志没有抓到证据，马上来了精神，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小金库。甘凤麟暗自庆幸，多亏前几天刚把小金库里的钱处理掉。这事，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，主管主任是知道的。

昨天中午，栗克良请客之后，崔月浦让展飞和老齐去栗克良门市，把罚款收上来，要求展飞打白条。

甘凤麟不同意。崔月浦说，你就是胆小，这都是说好了的事了。有事我担着。甘凤麟明白，所谓说好了的事，就是栗克良送礼的时候，崔月浦已经和栗克良达成了协议。

展飞到门市后，栗克良知道，老齐不如展飞聪明，把老齐叫出去，请他和展飞商量一下，给他们两条红塔山，照顾自己一下，老齐不敢做主，说要跟展飞商量一下。门市内，栗克良的老婆把三百块钱塞到展飞的手里。展飞没有推辞，扫了一眼，知道是几张百元票，神态轻松地装进口袋，如同收回了欠债。

老齐把展飞叫到一边，展飞面露难色。

老齐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这事，回去我跟崔月浦说。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什么也不怕。他老崔明摆着是收了礼了。他吃肉，咱喝汤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行，我就和他吵嚷，再不行，就找寇主任说道说道。”

展飞犹豫半天，答应老齐。

两个人又给栗克良出主意。让栗克良找出一堆零钱，凑了两千块钱，打了张白条，收下，算是处罚。

崔月浦看到只有两千，很生气，说好了五千，怎么变成了两千？老齐拍了桌子，崔月浦马上说，我还得去寇主任屋一趟，回来再说这事，反正你们这样做不行。这事没完。

崔月浦出去，老齐看着展飞笑，这事儿，就算完了。

纪委的同志拿到证据，谢绝了崔月浦的挽留："等你们过了这一关，要是没事，不请客都不行。"

只隔了二十多个小时，昨天晚上还是栗克良给队长们送礼呢，今天就变成了他们给栗克良送礼。

敲了半小时的门，栗克良才把崔月浦和甘凤麟让进屋，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句，说是看电视了，没听到。两个人心里明白，却无可奈何。

其实，栗克良刚才在打电话。

栗克良眼睛看着电视，不愿意答理他们。

崔月浦脸皮厚，东拉西扯，栗家两口子也不怎么回话。甘凤麟后来说话了，他们两口子也知道甘凤麟是只老虎，别看他平时说话和颜悦色的，可是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再说，他的为人市场上还是有个公论的，的确是个好人。两口子不好不理甘凤麟，和他说起了家常。

甘凤麟会说话，道歉也非常诚恳，说着说着气氛就好了。

栗克良的媳妇说："甘队呀，别怪我说呀，你们这事做得也太过了。但是我们也不想和你们做对，只要你们放过我们，我们也不想为难你们，毕竟我们以后还要做生意，就算是不做生意了，也还要和你们见面吧？大家何必闹到不可开交呢？我们不想告状，可是我们不告不行啊。"

"你是说有人逼你告状？"甘凤麟小心地问。

"是赵玉琴？"崔月浦不管那么多，直截了当。

"我们可没这样说。"栗克良瞪了媳妇一眼。

"要是那头不闹了，我们这里好办。"栗克良媳妇说。她看见崔月浦把什么东西放在沙发上，她知道，那是两千块钱的购物卡，也看见

甘凤麟把什么东西放在桌子隐蔽处，这些，都是昨晚栗克良送出去的。而地上的那堆东西，是崔月浦和甘凤麟承认的错误，是他们夫妇在执法人员面前的尊严。

第29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1)

7 送礼的接踵而至

“甘队，真是对不起，您别和我一般见识，我一个老百姓，老娘儿们，不懂事，爱冲动，您别生我的气了。我以后保证不再这样做事了。”曾敏芝后悔莫及，晚上，甘凤麟还没吃完饭，她就提着礼物上门了。

“这事做得，的确够傻。我是执法人员，你打了我，就是暴力抗法。也幸亏我是执法人员，否则，我还了手，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”抬手不打笑脸人，甘凤麟耐心给曾敏芝讲道理。

“再也不敢了，甘队，当时哪儿想那么多了，一看自己家给查出假酒了，就急了。多亏您跟派出所说了好话，要不，这次我就难看了。”曾敏芝陪着小心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？真是个老娘儿们，就知道撒泼！这些年，习惯了，在家里和我打，在市场上和这些经营户打，一点儿也不像个女人。”曾敏芝的丈夫数落起来，曾敏芝想发作，又忍住了。

“现在又和稽查队打，真是疯了。你认识假货，甘队告诉你了，你不说好好感谢，人家保护了你的信誉，你可倒好，居然和甘队动起手来。甘队那是不愿意理你。你知道甘队是干什么的？甘队是练武术的，要是打你，十个二十个你也早就打倒了。全亏了甘队这人厚道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我就说，我一天不在家，你就惹事。”

甘凤麟看出来，曾敏芝的丈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他不说话，顾自吃饭，看他们表演。

“甘队，其实这事，我真不知道那酒是假的。没想到，那个混蛋把假货给了我，过后，我一定找这小子算账。”曾敏芝恨恨地说。

“你还挺厉害，还能找他算账。”甘凤麟若无其事，盼着她能提供出送货的人来。

“找什么找？他送完了货，还会再回来呀？你又不认识他是谁，上哪里找去？”曾敏芝的丈夫明显比她狡猾。

第30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2)

“是啊，这些售假案件，倒霉的都是咱们市场里的这些经营户，送货的送完假货跑了，处罚的可是咱这些经营户啊。要是我们再在报纸上一宣传，你们还要背一个卖假货的黑锅，以后这信誉很难再树起来了。”甘凤麟又加了一个砝码。

“是啊，凭什么我们帮他们背着这黑锅，以后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”曾敏芝有点儿急，这话是冲着她丈夫说的。

“替谁背呀？谁叫你自己不长眼呢，人家蹬着个小三轮来推销，你就只图便宜进了货。我说过不让你进来路不明的货吧，你不听，这回傻眼了吧？后悔也来不及了吧？再说了，那些人，别说你不认识他，就算你在哪里认出了他，人家死不认账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他们都是亡命徒，你找到他们，还没等你把他们怎么着，他先把你门市砸了，你还做不做生意了？”

曾敏芝的丈夫频频使眼色，看得出来，曾敏芝怕了。看来，这些送假货的，他们是认识的。

“只顾了说话，还忘了问，你怎么称呼？”按市场上的惯例，甘凤麟猜测，他在市场上大概被叫做“曾敏芝的老头子”。

“我姓袁，叫袁世林。您就叫我老袁就行。”

“哦，老袁，确实是挺圆滑的啊。”甘凤麟开了个玩笑，不深不浅。

“现在，是私人场合，咱说点儿实话行吧？我说话也没证据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出了这个门，这话烟消云散。”甘凤麟不愿意听那些没用的谎言。

“识假，你们商户的水平不比我们差。你不要急着分辩，听我说。现在是淡季，货源充足，咱们三令五申，要从正规渠道进货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从可疑商贩手里进货？他们的供货价那么低，你不怀疑吗？

你说不知道那些酒是假的，谁能相信呢？进这样的货，以你的精明，能不了解供货商的来龙去脉吗？”

“甘队，您别逼问我了。这些事，我说句实话，别说我们不知道，就算是知道了，我们也不敢说。市场这么大，卖假货的人也不少，我们也不算什么大户，只是偶尔卖了这几瓶……”

“是，我们就卖了这几瓶。甘队，我们本来就是小门市，卖不了多少。这不是看别人都卖，我们才……”曾敏芝怕丈夫说多了，结果自己也说多了，把大家都卖的事泄漏了出来。她丈夫瞪了她一眼，这才住了嘴。

“大家都在卖，您也别问我们都是谁在卖，我们也不敢说。反正，卖假的一瓶，比真的十瓶还赚钱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理。不是有人说吗？叫什么，原始积累，原始积累就是罪恶的，第一桶金有多少是干净的？我们这个市场不也一样吗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理论？违法还有理了？”甘凤麟把饭碗放下，是有些人打擦边球，不只是市场里这些商人，就连自己的父亲和哥哥，也有时会钻法律的空子。

第31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3)

“甘队，你们天天坐在机关，干的是正义的事，不了解我们这些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聪明的，钻法律空子；胆子大的，直接违法。抓到了，算倒霉，抓不到就偷着乐，等赚够了钱，大多数就不再违法了，成了正经商人了，谁还能翻出老账来说他什么？大家都是这样做的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知道。”袁世林对自己的经验很自信，他只顾了自己说，看不到甘凤麟的愤怒。

“你是说，那些大户也是靠着这种手段才起的家？”甘凤麟脸色有点儿不好看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故意低头吃饭。

“甘队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人家那些人，哪像他说的那样。你别乱攀扯别人，自己的事就说自己的事，拉扯人家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？”曾敏芝这回又比她丈夫明白了。

看这两口子一唱一和地表演，甘凤麟气笑了。

“甘队，说着说着就说些乱七八糟的，我们两口子，您也看出来了，就是这个素质，也没文化，就是靠在市场上小打小闹地卖点货，也赚不了大钱，也没那个本事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和我们一般见识了。今天，我来认个错，求您原谅我。刚才，您也笑了，我知道，您也不能和我这样的人计较，全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不懂事，您多原谅，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，胡乱买了点营养品，您自己看着喜欢什么，自己去买点吧。”曾敏芝指了指买的一包奶粉之类的东西，看样子值不了多少钱，又把一叠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：“甘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示自己的歉意，这是八千块钱，您千万别说别的，这不是行贿，案子，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案子，不就是几瓶酒吗？没收了，再罚上点儿钱，也不会多吧？我也问过别人了，罚也罚不了千儿八百的，我就是觉得对不起您，这点儿钱，全当是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了。”

“这点儿钱，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？”甘凤麟故意沉着脸，“我一个稽查队长，在市场上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们这么大吵大闹的，我以后还怎么执法？”

“甘队，您说个数，我们错了，听你的处理。”袁世林说。曾敏芝的脸上有点儿急的样子，甘凤麟看到他使眼色制止曾敏芝发作，但是，“您”字已经换成了“你”。

“这件事，要消除在市场上的影响。不然的话，以后我们在市场上还怎么执法？都知道我们吃硬不吃软，那还怎么工作？我个人的事没什么，我也用不着你们精神赔偿。咱们不是打架，要是个人打架，你们也知道，别说是一个，就是你们两个也不在话下，而且，要是你们真的伤害了我，我还真是会索要赔偿。可是现在不是，我为的是执法人员的形象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我从小练武，受的伤多了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我个人不追究了。但是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我保留追究的权利。”

第32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4)

“甘队，您这人真是太好了。让我说什么好啊。只要您个人不追究，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听。”两口子立刻高兴地说，他们知道，个人追究，比法律追究来得更快，更彻底。

“我让你们干什么？我让你们提供售假的商贩。”知道可能性不大，甘凤麟还是不愿意放弃。

“甘队，您饶了我们吧，打死我们也不敢啊。我们还要开店呢，再说了，家里还有孩子。”也许是受了感动，两个虽然还是不愿意提供线索，但是真话总算说了出来。甘凤麟知道，市场上可能有一支很难对付的恶势力，他们不只是售假，可能还是黑社会性质的。

“那好吧，这件事，我个人可以不追究，但是，处罚是不能从轻的。你们要接受处罚，还有，我件事，我们会在报纸上曝光，挽回影响……”

“甘队，能不能不曝光啊？我们认错，我们公开认错，我们请执法队的弟兄们好好地吃一顿。或者是给执法队赞助点儿什么，都行啊，就是千万别曝光啊。”两个人开始哀求。

“你们也知道声誉比钱值钱啊？早知道这个，你们早干什么了？难道执法队就不要声誉了？这样吧，只曝光这件事，不提你们的名字。”

“甘队，没想到您这么大度，谢谢您。听人说，你们家是武术世家，你是黑白两道，我还以为……谢谢您。”老袁赔着笑。

“以为什么？砸了你们的门市？八小时以外，打你们一顿？还是利用职权，天天去你门市骚扰？还是什么？我甘凤麟不会那样做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”

甘凤麟下了逐客令，两个人一边不住地说着谢谢，一边道着歉，把那一包东西留下。甘凤麟知道，那些东西值不了几个钱，再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了。

小宝在屋里写作业，甘凤麟担心，如此环境，对孩子影响不好。收拾完厨房，小宝就来让甘凤麟给他听写。

孩子每天的作业，都有给家长的一部分，不是听写就是出数学题。家长替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。隔三差五，还要给老师送礼。甘凤麟本来不想送，宋丽影说，别的孩子都送，不送的一定会吃亏。小宝说，就是送完那一个月，老师还算温暖，以后，照样不理不睬。

最近，又说孩子们的作文不好，星期天要到老师家里去上补习班，甘凤麟对这位老师的看法极大。

推己及人，甘凤麟觉得，其实，大家都是不正之风的受害者。今天你在这里不正当地得到，明天便会在那里不正当地付出。今天你卖给我劣质的生活用品，明天，我就卖给你有毒的水果蔬菜，坑来坑去，大家在转圈坑自己。

曾敏芝的话也引起他的思考。

当上队长之后，门庭热闹起来。甘凤麟并没有主动把地址告诉别人，经营户们却轻易就能找上门来。如果下大力度打假，那股恶势力也会找上门来。甘凤麟看着小宝，心情沉重。

第33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5)

“你先自己写吧。”又有敲门声，甘凤麟把小宝关在卧室里，出去开门。

是郑重。

“甘队。我可怎么办啊？”还没坐下，郑重就愁眉苦脸地问。

“郑重，你是老实人，我知道。这几年，你在市场里做生意，没有做到很大，但是自己一贯坚持诚信，声誉很好。这些年，市场里能像你这样守法的大概不是很多，我在市场上呆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些我们都清楚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甘凤麟给郑重倒了杯水，郑重接过杯子，脸上有了笑容。“甘队，你们也了解我？”他欣喜地说。

“当然，市场的这两千多个经销商，我现在还不能都认识，更不可能都了解，但是，一些商誉极好和极差的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要不，我这几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？”甘凤麟笑着拍拍他肩，缓解一下他的紧张情绪。

“还真是。”郑重不会花言巧语，憨厚地笑。

“怎么进的这些货呀？”和郑重说话不能像是和曾敏芝两口子一样，甘凤麟主动问他。

“哎，甘队，说起这事来就让我上火。前些天，来了个推销员，拿着样品酒，还有质检报告，厂子的三证，什么也不缺。我喝了样品酒，觉得不错，又找了几个朋友，大家在一起喝了喝这酒，都说还不错，价位也合适，正好面向农村市场，包装也还可以，我就定了货。谁知道来的货和样品不一样啊。其实，我还挺留意这事的，到厂里去看过，以为不会出什么差错，谁想到还是出了差错。一车酒呢，十几万呀。您要是再罚我一下子，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郑重说着，眼里就含上了泪。

“别这样，你的情况我知道，一个人，从农村来的，从刚建市场时就在这里给别人打工。后来有了经验，老板帮着，你自己戳起这个摊

子，踏踏实实干了这几年，刚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，也结了婚，又刚买了房子，小日子正是越过越好的时候。要是倒了这么一次霉，这一年就白干了。我说得对吧？”

“甘队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”郑重有些吃惊，了解他的情况本来不难，他家又不是保密单位，他吃惊的大概是甘凤麟对他的关注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知道啊？你怎么就知道我的家呀？”甘凤麟以玩笑的口气说。

“知道你的家很容易，市场上有人知道，我就能知道。我一打听，没有几个人会瞒着我。”

“你小子，就是有个傻人缘。既然你找我来了，直说吧，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甘队，我想求求你，少罚我点儿吧，我已经损失挺多了。”说着就低下了头。

“要是不罚你呢？”甘凤麟轻松地望着他。

“真的？”郑重的头一下子抬了起来，不相信地看着甘凤麟，从衣袋里掏出个纸包，一下子塞到甘凤麟手里。

第34节：7 送礼的接踵而至(6)

“郑重，你也会这个了？你送我多少钱，想买我的良心。”

“三……三千。”郑重的脸涨得通红。

“你也是生意人，看来这种良心买卖你做得还是不多，所以，你自己先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告诉你，我也不想卖良心。我说不罚你不是因为我想要你的钱。我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规矩的商人，我想帮你。当然，是不是能帮得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更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让我帮你。”

“我愿意。我当然愿意。就是不知道甘队你怎么帮我。”

“我这回是想帮你个大忙，不只是不罚你，还要帮你追回损失。我建议你这样做——当然，你想不想这样做是你的事。——你过几天，给厂子打个电话，告诉他，货卖得挺好，让他再送一车来。到时候，咱们把车一扣，人一抓，不怕追不回你的损失，罚款也不用你出了，自然有他承担。这个主意，你愿意听就听，不愿意听就算，因为这是外地厂子，我们拿人家没办法，就算是和当地执法部门联系，难免会走漏风声。地方保护，很常见，我不能保证所有执法人员都秉公执法。这话明白吧？”

“我明白，我听你的，我原来还打算给厂里打电话如实说这件事呢，幸亏没打。可是，他人来了，咱们就能抓住吗？”

“这要提前和公安联系好。只是，联系了公安，恐怕吃亏的是我们单位，大概公安会把罚款拿走。我还要请示领导，这就不用你管了。这是我的事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甘队。谢谢你。”郑重做生意的头脑有，但是到了这时候，话就是跟不上。

“甘队，这个……你看？你就收下吧。算我谢谢你。”郑重又把纸包拿出来，红着脸小声说。

“不用这个那个了。栗克良的事，想必你也知道。不要害了我。只要把这个厂家引过来，就是回报我了，这也是我的工作成绩。”甘凤麟笑着把郑重推出了门。

第35节：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1)

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

走到雅间门口，甘凤麟请崔月浦先进。他从小习武，对长辈和领导非常尊重。对下属，他和蔼可亲，从不要求这些。

崔月浦喜欢摆架子，对别人的尊重很敏感。赵玉琴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气愤，却又无奈。人家是县长的娘子，她在市场上名声很臭，只是投鼠忌器，连寇主任都不好意思动她，崔月浦也只有忍气吞声。

栗克良的案子，本来是为了报复赵玉琴。那天，赵玉琴请假，崔月浦带着甘凤麟、老齐和展飞检查市场，崔月浦提出要给栗克良来个突然袭击，大家一致赞同。

赵玉琴是栗克良的保护伞，人尽皆知。

自从稽查队开始打假，赵玉琴第一个意识到，权力来了。她抢先在市场上拉拢了大批的商户，这些人，在她的护蔽下贩假售劣，很难抓获。栗克良更是有恃无恐，对稽查队的其他人，傲慢无礼，稽查队的人们恨透了他。

想不到一脚踩在地雷上，稽查队做事不慎，全落到赵玉琴手心里。栗克良说出赵玉琴在背后指使他的事，崔甘二人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还是很吃惊。

“下手太狠了。”崔月浦咬牙切齿。

“咱们知道她的事也不少，从来没想过去告她，只是敲山震虎，拿栗克良出出气。”甘凤麟觉察到赵玉琴的狠毒。

“等过了这事，看我不整死你，赵玉琴。”崔月浦恨恨地说。昨晚，他们才去给栗克良送过礼，今天，是他们宴请赵玉琴，求她放几位同事一马。

“凤麟，我一直奇怪，她有什么手段，把这些经营户都掌握到手里呢？”崔月浦没有坐在正位上，今天，要把最好的座位留给赵玉

琴。“今天一定要让她高兴，我问过纪委的朋友，这事，有臧副书记盯着，说不定要给咱们处分。不过，与臧副书记相比，主要还是栗克良。栗克良昨晚不是说了吗，真正主要的，还是赵玉琴。”

“昨晚回来，我又给栗克良打了个电话，他说，他还有生意要做，不想和咱们结仇，主要是赵玉琴。”甘凤麟皱着眉，很自责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要怪，就怪自己不争气。

“所以说，关键是赵玉琴，只要她这里一松劲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你平时和她关系好，这回全看你的了。我的话，她一点儿也听不进去，我看，这娘们儿还是对你有点意思的。”崔月浦挥挥手，把刚进门的服务员赶了出去。

赵玉琴和花如玉去洗手间了，还没有到，老齐和展飞在大厅点菜。现在时兴这种点菜方式，直接让客人在大厅点，这让崔月浦觉得有失客人的高贵，所以他从不点菜，只是让展飞和老齐去点。他们是知道他爱吃什么的，要是点的菜他不喜欢，他会不高兴的。现在，只有两个人在这里坐着，正好说话。

“说什么呢？谁对她有意思了？”甘凤麟随口说。

“不是说你对她有意思，是她对你。你还没看出来呀？”崔月浦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，他喜欢认真。

“大家都是同事，在一起开开玩笑可以，哪儿能动真格的呀？你多想了。”甘凤麟很真诚，他对赵玉琴从无非分之想。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崔月浦满脸真诚，“我也快退休了，五十九岁现象，不瞒你说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岗位。我这一生，抱负远大，却不得志，这几年，刚有了权力，你别笑话我，我想好好用用。寇主任并不想严惩咱们，所有的症结，都在赵玉琴这里。”

甘凤麟用眼睛指了一下门外，崔月浦知道，怕赵玉琴听到，闭了嘴，又忍不住补充上一句：“今天一定要哄她高兴啊。”

甘凤麟点点头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。

两人说着话，一回头，赵玉琴和花如玉走进来。实际宴请赵玉琴，表面上是全科聚餐。

第36节：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2)

甘凤麟一笑，说："咱们稽查队的两位半边天来了？俩半边天就是一整天了，你们一整天了，我们只能是晚上了，哈哈。"

赵玉琴见甘凤麟笑得很真诚，心里也觉得很舒畅。她也笑了说："瞧你那黑灯瞎火的劲吧，看你也是晚上。瞧那张黑脸。"

甘凤麟摸一把自己的脸："只是不如你们女人白，也算不得黑吧，男人嘛。知道你喜欢小白脸，可是咱脸黑心不黑，也挺可爱的吧？"

赵玉琴知道，今天的场合，她是女神，可以肆无忌惮："瞧你那德行吧，还可爱呢？也不怕别人笑掉了牙。"

"大姐您只管笑，牙掉了我给你接着，不用担心。要是真掉了呀，也说明您那牙该下岗了，咱换新的，让崔队给您报销。还不行吗？"甘凤麟说完就看赵玉琴的牙。

赵玉琴从小牙不好，就怕别人看她牙："看什么看？"

花如玉年轻，爱凑热闹，接着赵玉琴的话说："不认识呀？还看。"

甘凤麟咧咧嘴："嗯，是不认识，这么漂亮的大姐我哪儿认识呀。请问，神仙姐姐，您是哪里来的呀？天下掉下来的林妹妹吧？不对，林妹妹没这么老，看着像林妹妹她妈。"

花如玉早知道会有这一句，笑得眼都眯成一条缝儿，赵玉琴说："像你妈。去你的。"

甘凤麟说："你看，不对了吧？我和你开玩笑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而且还要这样污辱老人，你不对啊。"

见甘凤麟真的不高兴了，赵玉琴知道这句话说得过分了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"这不是顺口说出来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"

"大家就是要多开开玩笑，活跃一下气氛。平时大家出去执法，就像演员化了妆登上舞台一样，演什么就要像什么。不执法了，就要好好地轻松轻松，虽然我不爱开玩笑，但是我支持同志们在一起快快乐

乐的，愿意给大家营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。其实，你们是没有机会去看，到各执法单位走一走，你们就知道了，他们也都是这样。上了班，面对执法对象，大家都很严肃，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很累，所以，没有外人的时候，就要放松一下。”崔月浦说，“咱们又好长时间没有一块儿吃饭了，今天咱们的奖金发下来了——就是去年咱们得那个先进单位的奖金，正好咱们可以在一起聚聚。赵队也要请客啊，你得了先进个人奖呢。”

赵玉琴说：“行，不就是吃饭吗？你说吃什么吧？”

“一看赵队就是财大气粗呀。”花如玉说：“你们说吧，吃什么？发五百的奖金，怎么也要吃六百吧？”

“还真就是财大气粗，花儿，我家一个月的工资加奖金，我们两口子加上孩子，你知道有多少？差点儿不到一万。你说，像你这样的，不是我说你，还要在外面租房子住？你就住你赵队家里，我管你吃管你住，你没事了就是帮我做做家务就行了，省你多少花费呀。”赵玉琴有点儿忘乎所以。

第37节：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3)

花如玉的脸沉下来。

甘凤麟对赵玉琴充满了厌恶，怕花如玉脸皮薄，忙说："小花，你去看看，那两个点菜的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点完了俩人在那儿吃上了吧？让咱们傻等。"

花如玉话到嘴边："我可不做你家保姆。"看了看甘凤麟，终于没有说，自顾自出去了。

点菜的俩人随着话音进了屋，花如玉没有回来。

服务员进来问："几位喝什么酒？"

崔月浦喝白酒，甘凤麟说："来瓶红酒，要张裕。"

赵玉琴明知是为她要的，只有她喝红酒，展飞和老齐喝啤酒，可是她还是不放过打击甘凤麟的机会。很久没有和甘凤麟开玩笑了，她也觉得累了。于是说："你就是好色呀。"

甘凤麟一笑说："还是赵姐了解我呀，可是我好色不饮（淫），我是给你要的。不过，要说好色呀，还是他们俩，小展和老齐，他们喜欢黄色的。我今天喝白酒。"

甘凤麟和赵玉琴又开始斗嘴，大家都高兴了，展飞和老齐也一个劲地凑趣。展飞说："甘队，你就是有学问，还知道好色不淫。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呢。"

甘凤麟说："问吧，你甘大哥就是有学问，难不住我的，不像你赵姐，傻乎乎的。拣难的问啊。"

展飞说："是的，女的就不问了。问就问难（男）的。请听题：四书五经，什么叫四书，什么叫五经？"

"真笨呀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，四书都不知道？上学都干什么了？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很失望呀。告诉你吧，记住了，四叔就是你三叔的弟弟。"

不等大家的笑声结束，甘凤麟又说："五经，赵队你知道吗？"

赵玉琴说：“不就是诗经，书经，还有……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。”

甘凤麟又问崔月浦：“崔队你知道吗？”

崔月浦没学问，不懂这些，他说：“我不看那些没用的东西。”

甘凤麟转向老齐，老齐拿牙签往嘴里比划。

甘凤麟摇了摇头说：“好，都不知道，这回就好办了，听着啊：五经，就是，诗经，书经，易经，还有，”他回头看了一下，见花如玉没有回来，放心了，又看大家期待的眼睛，知道是等他的笑料呢，就说，“月经……”

话还没落地，赵玉琴说：“还有你个神经。”众人哈哈大笑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

花如玉推门走了进来，赵玉琴考她：“小花儿，你说四书五经是什么呀？”

花如玉猜测，赵玉琴这样问她，一定有潜台词，不愿意让她小瞧了。赵玉琴一向散布读书无用论，贬低花如玉这样的大学生，就说：“我不知道是诗书礼义和春秋，别问我，我也不想听。菜来了，快吃吧。”

赵玉琴一脸憨厚：“你知道你甘队怎么说的吗？”

第38节：8 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(4)

甘凤麟赶紧制止："哎，赵姐，儿童不宜啊。咱们开玩笑，我脸皮厚，小花可是个好孩子，你别把人家教坏了。"

花如玉聪明，知道他们在讲成人笑话，站起来说："我去找服务员要餐巾纸。"连忙走了出去。再回来时手里却什么也没拿，因为"危机"已经过去了。

"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那么护着花如玉？看人家年轻漂亮啊？"花如玉走了，赵玉琴还是不依不饶。

"和你这种比徐娘还老的大娘开玩笑，是逗你开心，和一个小姑娘胡说八道，就是不道德了。大家都从年轻时候过来的。"甘凤麟和赵玉琴喝酒，赵玉琴不恼，半杯红酒倾下去，脸上红起来。

十五年前，甘凤麟刚参加工作。如今，他三十八了，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同志，他至今心存感激。

都从年轻时过来的。赵玉琴年轻的时候，和花如玉一样，美丽，聪明，单纯。也有老同事欺侮她，她和年轻的同事们在一起议论，等她们老了，绝不欺侮年轻人，把机关的风气扭转过来。

现在，她的观念变了。她并不讨厌花如玉。但是她嫉妒。上天生成了美，就是让人欣赏的，爱恋是一种赏慕，嫉妒未尝不是一种痛彻的喜欢。她所经受的风雨，花如玉同样经受了，她才觉得公平。

这顿饭吃得非常热烈，大家吃得很卖力气，也吃得很快乐，很融洽。赵玉琴被这种融洽的氛围感动了，她也愿意自己的生活能这么快乐地过下去呀。当然，她心里明白，大家为什么这样对她，过了这个难关，也许就不会再有人这样对她了。但她还是留恋这种日子。

崔月浦看出这次的效果很好，他敬赵玉琴一杯酒说："赵队，小妹，咱们可是多年的老同事了，你还要多照顾着大哥点儿呀。大哥这人，有时做事不大考虑的，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尽管说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"

赵玉琴喝了酒，拿餐巾纸擦掉沾在下巴上的残酒："看大哥说的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了，哪儿能在意那么多？我这人也有好多事不走大脑的，做得对不对的，大哥别计较呀。"

崔月浦冲着赵玉琴伸大拇指："我就是喜欢你的痛快，不像有的女人，婆婆妈妈的，我妹妹就是女中豪杰。我先干为敬。"说着把小半杯白酒，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。这是四两的大杯，一口喝下去足有一两半。

赵玉琴没有喝完她手里的酒，她只是抿了一口。崔月浦也没有再多说，要是平时他一定会让赵玉琴也干掉杯中酒的，现在他不敢。

见队长敬了赵玉琴，大家也都敬她。

都敬过了，崔月浦说："妹妹啊，你是女诸葛啊，有些事还要你多帮忙呢。"

赵玉琴说："什么事？你说吧。"

崔月浦说："你看，市场上的事，你比较熟，大家也尊重你，你能不能做做栗克良的工作？帮我们一个忙？让他别再告了。"

赵玉琴早就知道，崔月浦会提这件事，她也想就坡下驴了，只是她希望这个要求是甘凤麟提出来的。崔月浦提出来也是对的，因为他是队长啊。她想了想说："其实我和他们也不太熟悉，但是我是局外人，大概和他说话要比你们自己去说好一些，不容易激化矛盾。我试试吧。"

有了这句话大家都放心了，这就是说，这个事要结束了。

甘凤麟倒了一大杯酒："崔队喝得不少了，我代表大家，敬赵姐。"

赵玉琴让他倒满，甘凤麟倒到酒漾出来，赵玉琴也把自己的酒杯倒满，两个人碰了，干掉。举座鼓掌叫好。

第39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1)

9?爱情和婚外情

“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就像我爸甘凤麒，我小姑父李志遥。”甘春西刚从省城小姑姑家回来，冲着二婶大发感慨。

“你也该回家看看了。你妈会担心的。”甘凤麟劝侄女。

“看看，一句话没到，下逐客令了。”甘春西从来不和二叔计较，“只有甘凤麟同志是个好东西。”

“越说越没好话了。”甘凤麟不生气。小孩子，活泼点儿，没什么不好。

“你二叔可不是你说的那种男人。”宋丽影刚刚带团回来，昨晚，还在宾馆想着甘凤麟种种的好。

“宋导，你对婚外情怎么看？”昨天的晚餐，有个游客突然问宋丽影。

大家都在吃饭，乱哄哄的，听到他的话一下子静了下来。连孩子们也不知所以地停下来，摇着小脑袋东瞧西看，没看出门道就又开始吃起来，反正知道吃晚了就抢不上好的了，旅游团的饭一向是这样的。

宋丽影看看他，并不出乎意料。一路上，他已经盯着她看了很久，视线都快疲劳了，现在说出这话算是够能忍的了。她正欲借这机会对他说说自己的观点，省得他胡思乱想。

“这个呀？”宋丽影笑了，大家都喜欢看她笑，羞涩而含蓄，很美。她用手抚摸了一下身边那个小女孩儿的头，这些孩子都崇拜她，只要她对谁有了点儿亲近的表示，那个孩子一定兴奋好一阵子。这个女孩马上甜甜地笑了，还向她旁边的孩子炫耀地晃了晃头，吐出舌头，旁边那个孩子也向她做了个鬼脸儿。

宋丽影再次轻轻地笑笑，反问：“现在婚外情很多吗？”不等得到回答，她知道，回答并不重要，“其实我也听说过这种事，觉得这是一

种很自然的现象。”

大概有点儿语出惊人，大家都看着她。

“关于婚外情，人们可能出于多种心理，有的是寻求刺激，有的是寻找感情的慰藉。其实，不管是哪一种，首先不是违法的，所以我不斥责。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不违法的前提下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可以高尚一些，也可以庸俗一些，别人无权批判。但是有些人的做法是不明智的，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麻烦，自尝苦果，所以我也不支持。有一些人，因为婚姻的不幸福，却又由于父母子女等等原因无法解脱，对于这些人，他们的做法又让我感到同情和理解。”

第40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2)

游客们没有了惊奇的表情，有的人开始吃饭。

“还有一种人，”宋丽影看了看提问的那个中年人，“是专门去勾引良家妇女的，呵呵，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儿那个，但是我还是喜欢说实话，对这样的人我是不屑的和批判的。在我眼里，情是美的，而且，”她顿了顿，有点儿羞于启齿，但最后还是说了出来，“性也是美的。人不是动物，不能去寻求那种纯身体的刺激。”

那位游客脸憨皮厚，全然不顾宋丽影的批评与规劝：“宋导，你会不会去赶这个时髦呢？”

“我？”宋丽影招呼服务员，快点上菜，然后，很自豪地说，“我没那个条件，我的家庭非常幸福，我爱人特别爱我，我没有理由去赶那个时髦，我也不是那样随便的人。理解别人不一定就要自己去做，我只是对别人有所宽容，这不代表我认为那样做是好的。我坚守我的观点。我相信爱情，也相信婚姻，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能拥有一份坚贞的爱情是多么的幸运，我同情没有得到的人，而我有幸得到了，我就会去珍惜，不能辜负了命运对我的这份垂青。我这一生只有一个情人，那就是我爱人。我也想反问您一下，所谓婚外情，难道就不怕染上点什么病吗？”

有人鼓起掌来，这里面那几对年轻的情侣更是对宋丽影尊重有加，在接下来的旅途中，他们对她的崇敬溢于言表。

提问的人端了一大杯啤酒，一仰脖子，自己干了：“高，宋导，佩服。”朝宋丽影伸了伸大拇指。

晚上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宋丽影想到了甘凤麟。

他说过：“宋丽影，是我一生最爱的人，我唯一的爱人，我将会对她热爱一生，苍天，大地，白云，明溪，绿草，苔石，请你们为我作证，见证我一生不变的爱情。我的誓言请你们永记。”

他做到了，结婚十几年，他爱我，呵护我，社会上的性交易这么多，他都没有染指过。这个我知道，夫妻之间，我还是有这点儿敏感的，我也是个聪明人。我长期带团，每星期总要有几天不在家，也真是难为了他。

可是我们有爱，这就够了。

贾宝玉说过："女孩儿未出嫁，是颗无价之宝珠，出了嫁，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。虽是颗珠子，却没有光彩宝色，是颗死珠了，再老了，更变的不是珠子，竟是鱼眼睛了。"

甘凤麟，他就是把我变成鱼目的过程变得长了，让我多做几年珍珠。

甘凤麟的誓言是在河边发的，他对着苍天大声地呼喊，我至今记得那感动我一生的一幕。

那一天，天气真好。

十二年前了，那一天。

我们恋爱已经有半年了。他带我去东山野餐。那时候的东山，没有什么人去，不像现在，到处都开发了，没有一个清静的地方。

第41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3)

他带我去那个清秀无比的山里。

盛夏，市里的天气已经很热了，山里却依然凉爽。我们到了那块山间平地的时候，已经接近中午。我累了，坐在树下休息，看他把食物铺陈在一块塑料布上，拥着我吃着说着。等胃里充实起来，我倚着他，幸福地看。

天空恰到好处地点缀着几许白云，太阳亮得坦诚而美丽，照着每一株碧绿的小草。五颜六色的花儿在微风中翩然而舞。脚边是明澈的小溪，有游鱼在里面嬉戏。枝头是鸣叫的小鸟，和我们一同享受植物幽幽的香气。

我陶醉了，微微闭上眼眸。

“丽影，我，想结婚了。”他在我耳边说。

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我也想，可是我不说。嘻嘻，我在心里俏俏地笑。

他知道我想什么，他知道。他不再说，只是吻我。吻到我心里的小兔子跳个不停。

他为我脱衣服，我说：“不行。这里是外边。”他说：“这四面的山就是天然的屏障，这里远近都不会有人。”

我看了看，的确是的，这山中的一块平地是如此难得，四面全是小山，这里的确是没有人的。

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在阳光里泛着金色的光。我害羞了。

“人的身体是美的。”是他教会我，是的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再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事是龌龊的，有爱的两性是美的。人体是美的，只要你带着美丽的心灵去看待。我知道了什么是美，我也就主动去拒绝丑，就像拒绝今天的游客。

凤麟在阳光下搂住我。我说：“这种事是不能让天看到的。”他笑了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。天不怕看到。”天就在我眼里旋转起来。

“有人来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不怕，我就是要让别人看到，看到我拥有了这世上最大的幸福。”他一定是在享受巨大的幸福，这我知道。

其实我看到的不是人，是一只小鸟。它飞过来，落在枝头看我。我心里充满了羞涩，不敢再去瞧它。

这东山，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碧草，这里的闲花，这里的小鸟，这里的游鱼，他们都看到了我们的第一次，而这里的茸茸细草，见证了我少女的童贞。我不好意思看到它们被揉搓的叶片上我美丽的腥红少女之痕。

他笑了。我低下头，知道自己的脸一定红了。

他走到小溪边，用水洗净了自己。溪水好凉，他把我拉到水边，用手沾了水，一点一点帮我擦洗，水被他的手温暖过，我就不再感觉到凉了。

洗好了，他站起来，对着苍天大声呼喊：“宋丽影，是我一生最爱的人，我唯一的爱人，我将会对她热爱一生，苍天，大地，白云，明溪，绿草，苔石，请你们为我作证，见证我一生不变的爱情。我的誓言请你们永记。”

第42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4)

我们穿好衣服，躺在细密柔软的草甸子上。

那一天我们回去得很晚，怕的是小草翠绿的汁液染在我们衣服上的印痕出卖我们一天的所为。

躺在蓝天下，我说："小鸟刚才那么好奇地看着我们，它一定在想：原来男女，噢，不，在它心里应该想的是雌雄之间的事可以这么美，人类就是伟大呀，因为他们知道用感情来提升幸福。"

凤麟笑了："小傻瓜，也许小鸟是这样想的呢：人类是多么的可怜呀，他们的文明让他们把世上最原始最快乐的事看得丑恶，关在屋子里进行，而只有这种在广阔天地里的真情流露才是如此美妙而轻松。"

我用手轻轻打他一下，他一脸坏笑，突然用力抱住了我。

也许我们的恋爱过于浪漫，有点儿疯狂，但是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始终不渝地生活在一起，没有让爱情降过温，没有对家庭倦怠过，我觉得我们都是认真的，负责的。

夫妻之间，浪漫，有情调，是义务的一部分。但是，一个人，尤其是一个女人，在外人面前就要庄重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别人总是说我看似浪漫实则保守的原因吧。这些年常常要带团出来，我力争让自己做一个浪漫而不轻浮的人。我一直认为，做人要正派，但不要呆板。

是啊，这么多年带团，也许正是这样才让我们经常能够品尝到"小别胜新婚"的那种感觉吧。只是苦了凤麟。我常常不在家，他要一个人带孩子，虽然小宝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可是他们父子两个都受苦了。

我想，回去以后，我要和旅行社说一下，我年岁大了，最好是在公司做点儿内勤工作，那样可以照顾到家庭。

想起家，想起甘凤麟，想起小宝，我又睡不着了。

我不看电视，在家里，我每天都讨厌小宝看动画片，可是每次出来带团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看动画片，而且是开着电视睡觉，只有这

样才睡得踏实，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。

现在演的是《哪吒传奇》，越看那个哪吒越像我儿子。哪吒，这个我从小就喜欢的形象，就是我可爱聪明的儿子吧……

“二婶，想什么呢？”甘春西看到宋丽影脸上的笑意，故意问。

“这丫头。鬼精灵。”宋丽影把一支香蕉递给西西。

“收买我？”西西笑着，“我知道，一提我二叔，你就高兴。我二叔这么可爱吗？长得这么黑，一点儿也不像白马王子。倒是像黑马王子。”

“小姑姑家有什么事吗？”甘凤麟更关心的是妹妹小秀。

“没什么事。我就是不喜欢李志遥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什么也不干。下了班，往沙发上一躺，不是抽烟，就是看电视。我小姑忙里忙外，他却心安理得。还有他那个死妈，一天到晚唠叨个没完，地上掉颗饭粒，她马上拿布擦了，我走到哪儿，她跟到哪儿，生怕我弄脏了什么。才住一天，我小姑姑不在家的时候，她就问我，你出来这么久了，不想你妈？我说，老太太，你要不是我小姑的婆婆，我早踢飞你了。你们别笑，我说真的。就她这样的，三个也早踢飞了。”

第43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5)

“她欺负你小姑姑吗？”甘凤麟知道，小秀在婆家过得不舒心。

“反正我看不惯他们家人。小姑姑怎么嫁这么一个市侩人家。”西西没了兴致。她说话，向来这样，不想说了，抬身就走，自己回屋玩手机游戏去了。

“上个月，我去省里开会，小秀好像和李志遥吵架了。我问她，她不说，小秀不像大秀，她有事都是自己憋在心里，从来不回娘家说。”甘凤麟叹了口气，“我这个妹妹，在我们家四兄妹中，她是最出色的，她的遭遇，却是最苦的。”

吵架是因为李志遥吃醋，李志遥吃醋是因为小秀的二师兄来了。

二师兄自己开了个武校，想请小秀去帮忙。小秀在街道办事处，做一个普通干部，日子过得紧。

“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，就是幸福。”小秀不想和二师兄有过多的接触，过去的就要让它真正地过去，不能再去碰它。万一过去醒了，人将退身无路。

李志遥对二师兄很敏感。他本来就是个醋坛子，能娶到小秀，他总觉得不真实。

“二师兄恨我。”这是小秀对李志遥唯一的解释。

二师兄到单位找小秀：“师妹，你去给我当个副校长吧？有你在，我心里踏实。你是真正的侠女呀。”

小秀笑，二师兄又提起往事。

那一年，他们去参加一个擂台赛。

带队的是小秀的姥爷。姥爷是他们真正的师傅，为了扯平徒弟和小秀的辈分，姥爷让他们都拜在大舅的门下。

最后关头，几个武艺一般的师兄师姐被对手打下台来，只剩小秀和二师兄。

面对对手的叫阵，二师兄眼睛瞪大了，拳头握紧了。

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小妹付其劳”，小秀抢先蹿上台去。对方最后两个种子选手很快败下阵来。

从此，姥爷和他的徒弟徒孙们声名大振。用一个武功第二的选手就赢了对方最好的两名选手。

“你用的是孙膑赛马的智谋。其实，我从来没有赢过你。”二师兄至今佩服小秀有勇有谋。

“是你让我的。”小秀笑。

“你就知道傻笑，就跟《聊斋》里那个快乐的婴宁一样。你怎么就这么快乐呢？当年，要是你肯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笑到合不上嘴的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嘴太大。”这样的话题，小秀不顺着他的话说，要不他又要“疯”了。

小秀和二师兄青梅竹马，最终没有走到一起，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痛。

小秀是计划生育超生的孩子，从小在姥姥家长大。在姥爷的一手栽培下，文武双全。从小就参加各种文武比赛，是通南县出了名的神童，最后，以本市状元的成绩考上北大。

还差几个月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姥爷走了。走得那么突然，他教徒弟们回来，往床上一躺，说是睡会儿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小秀回家奔丧，伤心的姥姥也追随姥爷而去。

第44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6)

痛失两个最疼爱自己的人，对小秀打击沉重。她一病不起，高烧不退，二师兄照顾了她一个多月。

父母接小秀回家，她不去。父母的家，从来不是她的家。她从一百天起，就是姥姥姥爷抚养大的。父母希望生个男孩儿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不愿意再生一个女儿，何况这个女儿是超生的。这些年，姥姥姥爷抚养小秀，没要过父母一分钱。小秀，是甘家遗弃的女儿。

每到过年，本地风俗，不能住在亲戚家，舅妈们没少给小秀白眼。

“小秀不是外人，她不姓甘，也不叫甘凤桐，她姓陈，叫陈桐。”姥爷的脾气大，再也没人敢说闲话。

多亏有二师兄，他大学刚毕业，还没有工作，为自己心爱的人付出，使他甜蜜非常。他说，他从那次擂台赛就爱上小秀了。

回到学校，小秀得了心肌炎。生她养她的通南县，成了伤心地。毕业后，她去了省城。

二师兄在通南工作，小秀和他断绝了来往。

“心肌炎其实是可以治愈的。”二师兄怨恨小秀的无知，只是时光迁延，再回头已梦里身，再说已无益。“我疯狂地找你。可你冰冷地拒绝，我以为，漂亮的师妹飞上了高枝。”

二师兄和追了他十年的大师姐结婚了，过年的时候，小秀回到父母的家，听到了这个消息。

再过年的时候，小秀就成了李志遥的媳妇。

甘凤麟到小秀家的时候，李志遥脸上有些慌乱。

“我来开会，过来看看你们。”甘凤麟是吃过了饭才来的。他知道，小秀的经济状况，招待客人会给她增添压力，何况，会上有免费的午餐。

小秀接到电话，很快就回到家，高兴地拉着甘凤麟的手像个孩子一样：“二哥，你来了。”

“桐桐，别生气了。”小秀给甘凤麟沏茶，李志遥追到厨房，“我错了。这两天你不在家，住在招待所里多难受，那个小破招待所，连厕所都那么脏，我知道你还是心疼咱家的钱，舍不得住好地方。这两天，我也知道错了，这算是对我的处罚。妈也知道错了。我们对不起你。”

李志遥一直紧紧地跟着小秀。婆婆也一直赔着小心，在客厅给甘凤麟斟茶倒水。

“现在别说这个。我不愿意听。”小秀低头续水。

李志遥抱住她。她的心又软了。

“桐桐。对不起。我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你原谅我吧。你两天不在家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你知道，我是爱你的，长这么大，我没有爱过别人。以后也不会。没有你，我活着也没意义。回来吧，哪怕你不理我，只要我天天看到你，我心里就就踏实了。”

“你的爱太沉重了。我负担不起。”

“我吃醋是因为我爱你。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别的男人早都厌倦了自己的老婆，你看我，还对你爱得这么深，原谅我吧。”

第45节：9 爱情和婚外情(7)

“吃醋也不能瞎吃吧，本来没有的事。”小秀有点儿理亏，能说本来没有吗?

“我以后不吃醋了。”

“你还要钱。你们，要我回娘家要钱。你的爱情太贵了，也太不值钱了。”

“这事，不是的。有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要。你不要误会我。”

“你不要铁嘴钢牙。你敢说，你不希望我去娘家要钱。”

李志遥不愿意承认，一个男人，还是要脸面的。

“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贪图你娘家的钱。”他做了保证。

“行了，别黏了，二哥该起疑心了。”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小秀不喜欢没完没了。

朴真坐在甘凤麟的腿上，正吃二舅带来的零食。

“二哥，你刚买了房子，还给孩子花这么多钱。”小秀舍不得二哥花钱。甘家的人，只有二哥疼她，从小，二哥没少为这个妹妹抱不平。每年过年，二哥都要把父母准备的糖果分成四份，然后，把自己的和小秀的都给小秀带去。

小秀把二哥买来的零食分成两份，一份给儿子朴真，一份让甘凤麟给小宝带回去。李志遥和他母亲也送到门口，把食品袋强按在甘凤麟手中。

“小秀，跟哥说实话，你们吵架了吗？”小秀送二哥到车站，甘凤麟抓住小秀的胳膊，关切地问。

“婚姻就像是炒菜，治小家也如烹小鲜，吵架就是花椒，是调味用的。不能太多，也不能没有。吵架增进夫妻感情。”小秀调皮地说，她不希望二哥担心，他应该因为她的快乐而快乐。“二哥，你明天中午过来吧，我给你包饺子，放心，花不了多少钱的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我就是愿意听你说话。愿意感受那种来自于兄长的关怀和宽容。”小秀露出孩子一样的顽皮，“我已经没有地方去撒娇了，我就是想在你身上体会到亲情的温暖。”

第46节：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1)

10?从来就没有甘凤桐

李志遥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能娶到陈桐这样的妻子。他李志遥其貌不扬，才华平平，家境温饱，工作在普通单位，所有门当户对的条件他都不具备。

天上掉下陈妹妹的时候，李志遥在街道办事处的表姨紧抓住不放，把陈桐介绍给在卫生局当出纳的李志遥。

陈桐当时拒绝了二师兄，万念俱灰。李志遥和他母亲，拿出最大的热情，感动了陈桐。

“我希望生命就在自己的手里画上句号，不再传承，让我的苦就此终结。”陈桐坐在夜晚的公园里，对李志遥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如果，他非要娶她，她不愿意生孩子。“我不想让自己的后代，一天天在这物欲横流的地上行走，让他的心灵一刻不停地受着煎熬。”

“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怎么样都行。”李志遥不假思索。

“你家里呢？你家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会同意这种荒唐的提议吗？”陈桐觉得这样对李家不公平。

李志遥答应先和家里商量，第二天，李志遥很高兴地找到陈桐，说家里很开明，不干涉这些事。

陈桐带李志遥回家，把自己要结婚的事告诉父母，父亲甘子泉只对李志遥说了一句话：“志遥啊，小秀可是我最漂亮最才华出众的女儿，她文武双全，我们家所有最好的遗传基因都被她继承了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呀。”

陈桐躲进卫生间流眼泪。父母早就催她快点结婚，希望她能嫁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家，她竭力抗拒，就算找不到爱情，她也不能拿婚姻做交易。

父母多年来一直吵闹，就算陈桐在外祖家生活，也常常听说父母的不和。她对婚姻有着自己的排斥。李志遥是个平凡的人，但是他有

一个温暖的家，他有对小秀热烈的爱，还有，他的承诺。

小秀。父亲从来都是叫她小秀。父亲不能叫她陈桐，一个父亲，无法承受自己的孩子背叛自己的姓氏。他也从来不叫小秀甘凤桐。甘凤麒，甘凤麟，甘凤阁，甘凤桐，多么好听的名字。可是，从来就没有甘凤桐。

陈桐又躲在卫生间哭。她只是渴望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。

“您放心。我会对她好的。”李志遥的回答就是这么简单。

婚后的日子，的确很甜蜜，贫穷而幸福。陈桐很庆幸自己的选择。直到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“我们说好不要孩子的。”一直避孕的，陈桐很奇怪，问李志遥。

“是说过。可是观念是可以变的。那时候要是不同意不要孩子，你会嫁给我吗？”这是典型的赖皮。

陈桐对李志遥的所有承诺都产生了怀疑。

陈桐是个善良的人，她生下了儿子，朴真，从此成了她的命根子。也是从此，李志遥渐变成现在的样子。

李志遥开始吃醋，不放心陈桐的一切，翻看手机短信，打听单位情况，害怕陈桐在外面吃饭，细致入微。

“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可笑？”陈桐为人侠义，不太习惯这些。

“我才不在乎你。”李志遥狡辩。

他们开始吵架。为鸡毛蒜皮。陈桐觉得，幸福的家庭，要学会吵架。人在社会上打拼，压力巨大，应该有个发泄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家。学会吵架，适当的爆发，恰到好处地结束，是幸福的保障。

慢慢地，陈桐觉得，自己错了。她的忍让，鼓励李志遥一步步进逼。

心肌炎治愈后，婚后那段幸福的日子，陈桐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。她是个勤快人，家务活算不得什么，她都包揽下来。陈桐淡泊名利，从来不要求李志遥去拼搏。李志遥却常常叹息。

第47节：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2)

“真想有辆车呀”，“要是有个大房了住着该多好呀”，李志遥总是嘀咕。

“幸福不是车和房子，我们现在的日子不是很好吗？”陈桐知道，凭李志遥的本事，车和房子都很遥远。

李志遥不高兴听，和陈桐争吵，吵到动手，陈桐没有还手。李志遥不知道陈桐会武术。

吵得多了，伤了感情。陈桐的婚姻全靠朴真维系。朴真刚上幼儿园，婆婆来了。自从有了朴真，婆婆就一直身体不好，现在，婆婆不愿意在农村住了，搬过来跟儿子住。

李志遥讨厌他妈住过来。需要照顾孩子的时候，装病，一旦没事了，马上住过来。陈桐劝李志遥，老人没有义务帮儿女带孩子，儿女却有义务孝敬老人。每天精心给婆婆做饭做菜，婆婆很挑剔，不是咸了就是淡了。陈桐不恼，老人，就要儿女们多担待。

婆婆开始骂陈桐，李志遥不在家的时候。陈桐忍了。她是习武之人，姥爷教会她长幼尊卑。终于发展到打，也是李志遥不在家的时候。

陈桐困惑了，难道这家人越敬越坏吗?

直到婆婆忍无可忍：“你可真窝囊，看看你们住的房子，看看你们过的日子，再看看你娘家的日子，你不会去要呀？你爸妈的钱不也有你的一份呀？你两个哥哥能从你父母那里要钱，你姐姐也从你父母手里要钱，你怎么就不能？”

陈桐愣住了。

她从来没想过去和父母要钱。

父母从来不欠儿女的，他们有钱应该让他们自己支配。

做人，要自立。

陈桐时常给公婆零花钱，父母这边从来不要她的钱，已经很知足，她对婆婆的想法很震惊。

“你为什么不还手呢？你救我的那次，可是一个人面对四个持刀歹徒的。”作家来看望陈桐，看到她胳膊上的一条青紫，陈桐不想隐瞒他，和盘托出。

“因为我想让他有男人的尊严。因为我觉得她是长辈。我姥爷说过，教我武艺是除暴安良的，不能用来欺负人。”

作家说：“你现在不是欺负人，你是在受气了。再忍下去，只会纵容他们。宽容不等于懦弱。你就是太宽容了，你都快成佛了。可是你不是佛，你是凡人，你要学会反抗。”

陈桐顿悟。作家是对的。他虽然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他的内心是强大的。

陈桐决定不再忍。

李志遥像往常一样对她横眉立目的时候，她也瞪起了眼，她对自己说，只要他动手，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吃苦头，她对他，还有他们一家人已经失望，不再忍让。

他果然动手，她只轻轻一推，他就躺在地上。婆婆怒骂着过来，伸手抓陈桐的脸，陈桐也是一推，她只能也和她儿子一样。

收拾完丈夫和婆婆，陈桐离开了家。

第48节：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3)

离婚已经是一种解脱，她不做选择，她把这个权利给了李志遥。她今天还手，是给他们一个警告，如果他们知道悔改，她将尽弃前嫌，重建幸福的家。如果他们觉得是陈桐过分了，那就从此各奔东西。

只是，舍不得朴真。想到儿子，陈桐流下泪来。她内心里还有些自责，婆婆毕竟是长辈，虽然她不止一次动手打过陈桐，陈桐还是悔恨自己推她那一下。

善良，不能成为纵容别人的原因。想起作家的话，陈桐擦了擦眼泪。以斗争求团结，则团结存，以退让求团结，则团结亡。求不到团结，则缘分尽。

一个人想明白了，就不再烦恼。陈桐接到李志遥电话，心静如水。听到二哥来了，她才急急忙忙地赶回家。

今天，宋丽影没有去上班，她昨天晚上刚刚带团回来，早上甘凤麟起来没有叫她，他要让她好好休息。他买了早点，给她放在保温瓶里，这样，她什么时候醒了都可以吃到热的早点，然后他和儿子吃了饭，匆忙送孩子，然后再拐回来到单位上班。

为了让小宝上个好学校，他选择了和单位反方向的实验小学。虽然还要交择校费，他也愿意。为这个还托了人，请了一次客。为了孩子的将来，付出再多也心甘情愿。

甘凤麟总觉得亏欠了孩子。妻子经常在外，鞭长莫及。甘凤麟单位事多，有时需要在单位吃饭，宋丽影带团的时候，甘凤麟常常跑回家给孩子做好饭，然后骑车回去，有时候，就让小宝自己泡方便面。

要是能雇个保姆该有多好啊，可是他又没那个实力。也许妻子不上班了，在家照顾孩子，那样对孩子会好得多，但是，他有能力养活这个三口之家吗？他觉得他不能。有时候也想，是不是让宋丽影换个

工作？但是换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只能等机会了。所以日子就这么艰难地一天一天过着。

甘凤麟感慨良多。走在下班的路上。买了菜，又想起该给小宝买书了，又到书店买了几本书，匆忙赶回家。

宋丽影还没有起床。

听到甘凤麟回来，从被子里探出头来，问："几点了？"

甘凤麟说："还早，你睡吧，我做好了饭叫你。"

丽影说她休息得差不多了，穿衣起床。

睡衣穿了十一年了，还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买的。甘凤麟觉得不能让妻子——自己最爱的女人过上富裕的生活，的确是一个男人的悲哀，但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而去做傻事就是更大的悲哀了。

他一直没有对丽影说过自己出了事，这些事，他应该自己承担。

"导游真不是人干的活。"宋丽影说，"吃不好，住不好，休息不好，天天在车上晃悠，还挣不了多少钱，真是活受罪。那些小丫头还以为是什么好工作呢。还有那些游客，对我那叫一个崇拜呀，哈，想想也真是，有意思。"

第49节：10 从来就没有甘凤桐(4)

“看看，刚还说不是人干的活呢，一会儿又这么高兴了。你一定是有什么好事。”甘凤麟了解妻子。

“你呀，就是什么都瞒不了你。还真是有好事。这回我可出了气了。这次带团，我得了钱不说，还扬眉吐气了呢。”宋丽影兴奋地坐在甘凤麟身边，帮他择菜，“这次带团，我可是出足了风头。我给你从头说吧：前些天，我们不是招了几个兼职导游吗？让我这次带上两个，教他们。领导说我是我们旅行社最好的导游。高兴吧，看看，多会说，最好的导游，我。”

甘凤麟看看她，笑了：“的确，我老婆是最好的导游，我老婆做什么都是最好的。”

宋丽影笑得更甜，把头靠在凤麟的胸前：“你又夸我了。”

“没有没有，我的确觉得你很好。嘿嘿。”甘凤麟一向认为，在夸老婆的问题上永远不要谦虚。

“拿牌子，换水，带杯子，带帽子，带垃圾袋，一切准备工作做得细致不说，一上车，我开始说第一句话，就让小丫头们服了，我说：‘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参加这次怡情旅行社为您组织的快乐之旅。’学员们说：‘您真是暴强，别看就是两个字，别的老师教，就显得特死板，您加上了‘快乐’两个字，一下子让人心情变得非常好。也拉近了大家和导游的距离。’我心里话，你们往下看吧，接下来，我的导游词也是让她们大吃一惊，她们问我‘宋姐，您是怎么背导游词的？’我说：‘导游词不是背的。只要记住那些硬性的数字就行了，至于故事之类的，没必要去死记硬背，记个大意自己发挥就行了。要变成自己的话，别人才喜欢听。’学员们可崇拜我了。”

“吹吧你。”甘凤麟爱怜地看着自己的爱人。

“哼，”宋丽影顽皮地轻笑着，“才不是呢。”每当她在甘凤麟身边，她就觉得自己变得像个孩子一样快乐。“到了景点，你知道，是要

用一个地接导游的，今天这个又是个不厚道的。”

“她带游客去购物，却不给你们几个分成？”甘凤麟内行地说。

“嗯，就是。说真的，我也不想让游客去买那些质次价高的东西。不过我也不想违反本行业的潜规则。重要的是，咱也缺钱！我见她想一个人独吞，就趁她不在的时候和游客们说：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地接导游往往和购物点的老板有关联，大家一定注意，不要上当，我要是不说让你们去，你们千万不要听她的话。’车上的游客都对我印象很好，全听我的，她再叫大家去买东西，没有一个人下车，她没办法了，只好偷着央求我，答应跟我分成。你说我是不是出了气了？还有那几个小学员，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。”

“哎，都是买房子闹的，你看，咱都让钱挤兑成什么样了。”甘凤麟用下巴蹭了蹭宋丽影的头，怜惜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是啊，”宋丽影闭上眼，长睫毛铺在脸上，快速起伏着，“真想不到，咱们有一天会为了钱难受到这种程度。原来爱情也是不能当饭吃的，哈。”

已经快到放学的时间了，宋丽影站起来：“今天我去接小宝吧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家长接送的，只有我们家小宝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回来，这孩子真够可怜的。想起那句话，我心里就酸。等你们老了我天天叫你们吃方便面，听听。”

第50节：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1)

11?县太爷的麻将经

栗克良的案子牵扯到的太多，寇主任经过慎重考虑，召开了班子会。综合执法科全科整顿，有错者改之，无错者加勉。

赵玉琴出马，无往不胜。栗克良不再追问这事。

“我赵玉琴说话算话，这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她俨然功臣，越说越高兴，“不是我笑话你们，这点事就让人家给抓住了，是你们无能。”

这几年，赵玉琴在市场上，广结善缘，广结财源，许多商户都成了她的铁关系，她保护他们，也搜刮他们，有些经营户对她既敬如上宾，又恨之入骨。连寇主任都觉得，甘凤麟出事出乎意料，赵玉琴不出事出乎意料。

“出不出事不是看你拿了多少，是看你会不会拿。”赵玉琴教育崔月浦和甘凤麟，他们现在不敢恼怒。

“还要看你拿了干什么？对吧？”甘凤麟学生向老师提问一样的，谦虚。

“聪明。”赵玉琴挑了下大拇指，她欣赏甘凤麟的聪明与侠义，“拿了不能自己装口袋里。要拿出一部分来，留个后路。”

“就是说，要构筑个工事。一方面，给经营户当保护伞，对他们恩威并施，让他们不敢告发。另一方面，上面找个保护伞，只要保护伞在，万无一失。”甘凤麟解读赵玉琴的话。

“小子可教。”赵玉琴调侃。“对了，凤麟，甘凤麒是你什么人？”

赵玉琴很自得，对甘凤麟的称呼也变得亲切了，大姐似的。

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人们心中的疙瘩会淡化，却未必会消失，崔月浦和展飞老齐都看着甘凤麟，怎样处理和赵玉琴变得敏感的关系。

“甘凤麒是我哥。”

“怪不得。昨天，到我家来串门，我听老柴叫他凤麒，就觉得跟你有点关系。”

“我哥到县太爷家串门了？呵呵。他是通南大酒店的总经理。”

“别想得太多啊，你哥可没送礼，就是带几个人来帮我家把卫生搞了搞，快过年了，我没时间。你哥挺能干的。他说，你们通南县那个最大的私人饭店麒麟阁也是你家的。”

“那是我父亲开的。店名用的就是我们哥儿几个的名字。甘凤阁是我妹妹。”

第51节：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2)

“在省城的那个妹妹吗？”大家在一个单位久了，谁家有什么人都知道个大概。

“不是。省城那个是二妹妹。叫甘凤桐。”甘凤麟脸上现出怜惜与骄傲的神情。

“玉琴，昨晚打麻将赢了吗？”崔月浦不喜欢当配角，打断他们的话。

“没打。现在哪有时间玩儿。”赵玉琴不愿意结束她的话题，一句话打发了崔月浦。

“春节要到了，市场上的假货挺多。咱们想个办法，好好查一下，也增加咱们的罚款收入。”崔月浦拿出了绝招，说工作。

春节前是假货最多的时候，尤其是假烟和假酒等节日用品。同事之间想消磨不愉快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一起谈工作，尤其对他们这些工作狂。

很快制订出计划。崔月浦高兴地让大家回家休息。稽查队的工作，时间上比较自由，出去执法，具体去哪里，上级不管，他们可以自己掌握。

“最近不倒腾假的了吧？”赵玉琴晚上给栗克良打了个电话。

“没有，阿姨。”栗克良知道，赵玉琴打电话一定有事，他不愿意告诉赵玉琴实话。“最近哪儿还敢哪啊？怕他们报复我啊。”

“报复你是不会的。他们的事，还怕你再翻腾出来呢。不过，要注意啊。我知道，你星期天销量不小。”说完，不容对方多说，挂了电话。

栗克良愣住了。不知道赵玉琴这是通报星期天要突击检查的消息还是跟他谈条件。

星期六的下午，三点多钟，一天的经营接近尾声，批发商们都累了。稽查队突然出现。

“这个，还有吗？”快过年了，各门市外都堆着大量的货物，稽查队只朝畅销品牌下手。不出所料，大部分门市都有假货，稽查队行动迅速，只要在门口的货物堆里发现了假货，马上进门市检查。同时，派一个人做笔录。速战速决，查完一家，马上去下一家，案子等以后再处理。

展飞一边做笔录，眼睛盯着几瓶“酒版”，放不开。

所谓“酒版”，是指酒的样板。酒版又称酒办、酒伴、酒样、“迷你”酒，是一些酒厂按比例将各种名酒缩小制成，专为促销宣传、专家品鉴、收藏者收集而特意生产的微型瓶装酒，它与原装酒在外观、材质、酒液、酒标上完全一样，瓶内装有30到50毫升的原酒。

展飞最近迷上了这种小巧精致的东西，专门收藏。

“别看了，快写。”崔月浦最近不敢惹赵玉琴，对甘凤麟也不敢太过分，只有展飞是他表现领导气派的人了。

“喜欢就拿走吧。”被查户马上讨好。“这是非卖品。我这里还有呢。”

“弄些这个有什么用？不要。”崔月浦把脸沉下来，“你前些天不是集打火机吗？怎么又变成这个了？”看到展飞脸色也沉下来，崔月浦的话又软了。

第52节：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3)

展飞不再说话，鼓着嘴，做笔录。

一个小时，执法队收获颇丰，大大小小的案子查获了二十多个。有了这些案子，整个正月，都够忙的了，罚款任务肯定超额完成了。

“这两天，可累死我了。”星期一，赵玉琴第一个叫了苦。

“我也一样，星期六晚上，电话响到十点多，我一看，没办法，把电话线拔了。”崔月浦也说，“看来，以后不能这样查案子。说情的太多，没法休息了。”

“是啊。平时也没这些亲戚，这时候，都出来了。”展飞有些不平。

“只是亲戚倒是好办了。能给照顾多少就照顾多少，反正咱们这里也有自由裁量权。主要是领导们。市里的头儿，有出面的了，找了寇主任。寇主任给我打电话。你说，这不是为难吗？”崔月浦嘬着牙花。

“该照顾还得照顾，不能把关系都弄僵了。也要体谅主任的难处。”赵玉琴察颜观色，见崔月浦不住点头，才说：“我家也是，主要是找老柴的人多，都是领导，咱不能得罪啊。要是咱说做不了主，人家就说了，我找你们主任吧。咱不是白得罪人了？”

甘凤麟不动声色，只在观察着。不是没有人找他，他说案子要慢慢处理，按照原来定好的，是年后处理。他告诉来人，自己说了不算。

乱了好几天，案子大多轻描淡写地处理了。各方面的势力，压力太大。大家空欢喜了一场。剩下的案子，可以慢慢来了。

“今晚没事，我家老柴也回来了。到我家打麻将去。”赵玉琴邀请崔月浦。崔月浦知道，那几个赵玉琴说情的案子，她对处理结果很满意，几乎全是按照她的意愿结案的。

“叫上凤麟吧，他也没事，今天他老婆没出门。”甘凤麟没有为任何案子说情，崔月浦知道，他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。

“小展，给你这个。”赵玉琴拿出两瓶“酒版”给展飞，“我给你要来的。”

展飞眼里露出喜悦，这次的案子，找他说情的，几乎都没有照顾，他心里不痛快，见赵玉琴对他这么关照，挺感激。

“孩子喜欢这个，拿着玩去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”看到崔月浦不高兴，赵玉琴解释着，展飞在她嘴里成了孩子。

“又是小恩小惠。”老齐对甘凤麟说，声音大得所有人都听到了。赵玉琴经常给办领导们送东西，整个市场办的人都知道。

“是你。”一进赵玉琴家，崔月浦就看到江水娟坐在那里。

江水娟这次被查获的假货不少，赵玉琴给她说了话，希望给予象征性处罚。她今天也来打麻将了。

“如果评选国粹，如果没有限制，我想推荐麻将。”柴云鹏不愿意他们在家里说工作。江水娟的案子是他讲的情，老崔答应给面子，他觉得，赵玉琴把关系弄得太僵了，有意缓和一下。

第53节：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4)

大家入座，赵玉琴不打。两口子一块上场，不合规矩。江水娟就坐在崔月浦和甘凤麟中间。

“麻将这东西，经过了多少代人多少年的改革与创新才形成如今的规模形式，我觉得，麻将代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关系学，表达了中国人对成功的东方式理解，体现了中国古老的文明精髓。”柴云鹏不愿意谈严肃话题，只好拿麻将开讲，他开会讲话习惯了，张口就是一篇文章。“不信，听本官一一道来。”

“听听县太爷的麻将经。”甘凤麟最先码好牌。

“我推荐麻将的最主要原因，在于它简单易学，便于推广，略有智商就能学会。却又深奥精妙学无止境，很少有人能真正做个‘赌神’，将麻将打得出神入化。”

“一边出牌，一边演讲，领导就是水平高。”甘凤麟不拍马屁，也不调侃，怎么理解，全看各人境界。“赵姐，给我们父母官上茶。”

柴云鹏脸上掠过一丝不快，他不愿意别人称他父母官。县长，只是个七品芝麻官，他的志向还远大得很。

“说到打麻将的形式，首先是四个人，讲究个东南西北，这个对应是什么我说不了那么精当，但是我知道，一定也有一些人文观念在里面。最讲究是‘打风’。你有没有见过哪种娱乐方式有这么正规的？一般扑克牌什么的，都是坐在一个地方就不用动了，麻将却不然，它需要‘四圈’一调风，风水轮流转，不能让一个人占了宝地。同理，庄也要轮流坐。我不知道外国的国情，反正我们中国人是讲究这个的，‘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’嘛。”

打了风，江水娟坐崔月浦对家，柴云鹏是她下家。

“打麻将的四个人，永远是各自为战，‘顶下家’，碰对门，和谁都没交情，对谁都不相信。外国人说‘一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，两个中国人是最容易对付的’，说的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多疑。今天不评价这种

多疑的利与弊——当然不像有些人说的有弊无利，凡事都有利弊。今天只说麻将体现出来的特性。”

“那我就专门顶你这个下家。不给你吃牌。”江水娟打出二条，柴云鹏上一张打的也是二条。

“够毒。要不怎么说，最毒女人心呢。”柴云鹏的妈在一旁观战，忍不住插嘴。

“妈，去睡吧。”柴云鹏孝顺他妈，声音很和缓。

“走吧。瞧您儿子给您带回来的水果。回屋吃吧。”赵玉琴对婆婆也很客气。

“我不吃臭榴莲。”老太太白赵玉琴一眼。

“妈，您不是最爱吃榴莲吗？我特意带回来的。”柴云鹏明白，老太太就是看儿媳妇不顺眼，多少年的疙瘩了，解不开。

“您吃山竹吧。这个败火。”赵玉琴不急，有这么多人在，就算不会演戏，也要演好。

第54节：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5)

“我不吃这个。剥半天，没几瓣。”老太太一把夺过榴莲，“我儿子给我带的，我不吃，对不起儿子。”

“人老了，都这样，做儿女的，要多担待。玉琴在这方面就特别好，老人跟我们十几年了，她从来不嫌弃。接着说麻将，我这理论可是一篇论文呢。”柴云鹏来了演讲的兴致，“一百三十六张牌，当然又是有原因的。奇怪的是，一般都能分出输赢，只有很个别的时候会‘荒庄’，就像人，虽然一生岁月不算长，但是大多数人都能完成自己的一些任务，达到自己的一些愿望，只有少数人‘流局’了。”

大家知道柴云鹏和他们没正经话可说，都打着哈哈听着。

“和了。”崔月浦高兴地一推牌。他和得容易，柴云鹏喂给他三张牌。

“领导，你太笨了，都是你把他供和的。”江水娟斜了柴云鹏一眼。旁观的赵玉琴斜了她一眼。

“怎么是我供的呢，赶巧了。在麻将里，和牌并不容易，却又非常容易，有的人抓牌抓到最后才松了这口气，有的人却‘天和’了。这就像人的命运，你拼搏得再苦，你算计得再精，也抵不住手气的顺遂。”

门开了，赵玉琴的女儿柴莉走进来，“叔叔阿姨”地都打过招呼，大家都夸这孩子懂事，漂亮。

“有对象了吗？”崔月浦没话找话。柴莉不答话，脸上的肌肉明显硬了，一扭身回了自己屋。

“快出牌。”江水娟岔开话题。

“接着说啊。”柴云鹏用他的麻将经化解僵局，“大多数时候，打麻将还得有个技术，你打什么容易‘和’，这都是需要动脑筋的。我就不会打麻将，所以，总是输牌。而输的主要原因，在于不知道‘和’什么才能多赢钱。也许我手气不错，一连好几把不‘下庄’，但是我‘和’一把

只有几块钱，可是人家会玩的呢，一把就能赢十几，人家赢一次等于我赢好几次了，这就是个很高的技术问题了。”

甘凤麟今天话很少，他一直在琢磨柴云鹏的话。柴云鹏有意对他说：“打麻将就是做人啊。在人生中的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只知道勤勤恳恳，其实我们不知道，‘半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半年’的经营理念其实也适用于对人生的经营。有人学的是斤两算计，有人学的是屠龙术，也许学屠龙术的一生潦倒，只是一旦发迹，就胜过斤两计较的人一生的所得。子牙八十遇文王的故事，你们知道吧？在遇文王之前，子牙是最困顿的，做什么都做不成，连老婆都离他而去了。那时候，谁能想到他就是后来斩将封神的姜丞相，谁能知道‘姜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’？”

“姜太公在此。”江水娟推倒了麻将，“七对。”

柴云鹏把钱递过去，谈兴不减：“最佩服的是麻将‘和’牌的规矩。三连张能行，三横张也能行，‘碰碰和’能行，‘七对’也能行，你只要拉好了关系，怎么样都能行。正所谓成功的路不止一条，看你怎么去走，怎么去挑。如果你什么也没有，那么，好，你就干脆耍个‘光棍儿’，‘十三不靠’也能赢。如果你足够幸运也足够智慧，那么，你还有加分的机会。比如，你能把本来是一家一户的关系织成关系网，那你就成了‘一条龙’，你就能‘和’一副大牌。如果你能把本来没有关系的织成网，你还可以成就‘花龙’、‘混合龙’，这也是多赢钱的。再比如，你如果能把本来是独行侠的‘东西南北中发白’组织起来，你也纠结成了势力，这些敢死队不只是能保你成功，还能得到出乎意料的收获。如果你做事遵循某些规矩，那么，你可以得到奖励，你‘不带幺’‘全带幺’‘无字’‘缺一门’‘清一色’‘混一色’全能多得到酬劳。如果你厌倦了，什么规矩也不在乎，那你也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，‘五门齐’，多得。如果你命运天生不济，来的牌全是小牌，不要怕，你会因祸得福，‘和’一个‘小于五’。当然，你也可以‘和’一个‘大于五’。早创业晚

创业，都是创业，关键是你学会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因地制宜，因人制宜，种好自己的责任田。和了。”

第55节：11 县太爷的麻将经(6)

柴云鹏又和了大牌，一条龙，自摸。正好甘凤麟的庄。

“凤麟，你这样打牌不行。”柴云鹏看了甘凤麟的牌，深有感触。很明显，凤麟不会打牌。

“麻将和的关键是什么呀，是你要学会‘怎么来，怎么打’，打麻将不能‘犟’，你计划怎么‘和’不行，要根据具体情况，要因势利导，要与时俱进，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成为常胜将军。”

“领导家来送礼的了吧？这么晚了，门庭若市啊。”传来敲门声，崔月浦正倒了杯茶要坐下。

“都把手放在桌子上。”进来两个人，自称警察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柴云鹏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“把你执法证拿出来。”

进来的两个人愣了一下，互相望一眼，其中的一个掏出了执法证。

柴云鹏看了看，没问题，对另一个伸出手，那一个没有动。

“玉琴，给法制办主任打电话，叫张云路过来。”柴云鹏有点急。

“别打了吧，这么晚了，老三早睡了吧？”赵玉琴故意说。

“我不管。你告诉他，这里有两个违规执法的。他大哥受了气了，叫他马上过来，一定要处理他们。”

“大哥，对不起啊。我们也是接到举报来的。来得急点，我这位兄弟没来得及带执法证。”有证的警察换上笑脸，小心地问，“我们也知道这一片都是领导家属区，接到举报也不敢不来呀。不知道这位是？”

“这是……”崔月浦很兴奋，他就是喜欢看别人在他面前栽面。

“你别管我是谁了。你自己先违了法了。”柴云鹏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
“你跑到县太爷家里来了。”甘凤麟态度平和，劝那两个人，“我们又不是赌博，你们快走吧。”

“哦。”两个警察脸上的怯懦不见了，不过是个县里的领导，神气什么？这里又不是县里。

“打电话。”柴云鹏大声指示着赵玉琴，“我就不信没人能管住你们。给他们局长打。”

“大哥，别往心里去。我们这也是为工作。大晚上的都不容易。不耽误你们了，你们继续玩吧。不过，小声点，桌子上铺层毯子，别吵到邻居。再见啊。都别动，谁也不许送啊，你们玩你们的。”两个警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迅速走了。

“看来是吵到邻居了，四楼那家孩子上高三了，嫌咱们闹得慌。”柴云鹏冲赵玉琴说，“他管得了咱们吗？”

“越这样越闹，真是小人。有话明着说，怎么能这样做呢。都在一块儿住着，想挨整呢。”赵玉琴恨恨地说。

“也不能全怪人家。”柴云鹏宽容起来，“咱们吵到人家了。打完这一圈，就散吧。”

最后一把了，又是甘凤麟的庄。

“受益非浅。我想我学会打麻将了。”甘凤麟一晚上没“和”几回，这次终于自摸了。大家看了他的牌，都愣了。大三元。